

一
二
四

禮拜六



上海中華圖書館發行

▲▲▲▲▲▲▲▲▲▲
養成交易易人所才之要素

先令珠算法

三版改正

上海商貨大半來自外洋多以金鎊結算故先令一法實為今日商界中不可不具之常識近來交易所風發雲起各貨買賣定期約期漲落不一如金幣洋貨紗布五金等業以及各項證券物品之交易尤非熟諳此種算法不可況前此各業商人往往因不明先令算法致定貨暗受損失者不一而足本書以最淺顯之文字說明詳細之先令算法雖初學略知文理者亦能一望而知內容分普通法秘法捷法西字說明鎊價簡明目表二先令至五先令應有盡有一檢即得凡交易所中自經紀人以下各所員以及做進出口貨不論經理以至學徒均宜人手一編以備不時之用末附各國貨幣珠算法尤為特色商業學校中用作教本或校外自修均極相宜 每部定價洋四角

暑假期內特售對折實洋二角

外埠函購郵票代銀寄費加一成

上海棋盤街五百六十六號
中華圖書發行
分售處各大書坊

愛國愛吸請人國愛煙



空包十個
換煙一包



空包一個
換煙一支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百代公司

金秀山 「御菓園」

提起了當年投太原建成元吉他怒髮冲冠我一言未發推出斬多虧了喬國太
救我的命還二次裏救後投劉主晉陽王他待我的恩重如山响馬打死了宋金
玉宋金剛他與我結下冤日搶三關夜奪八寨我在美良關前鏖對過鞭到如今
也是我太急怎奈是數九臘月的天赤身打馬難交戰活活凍壞了將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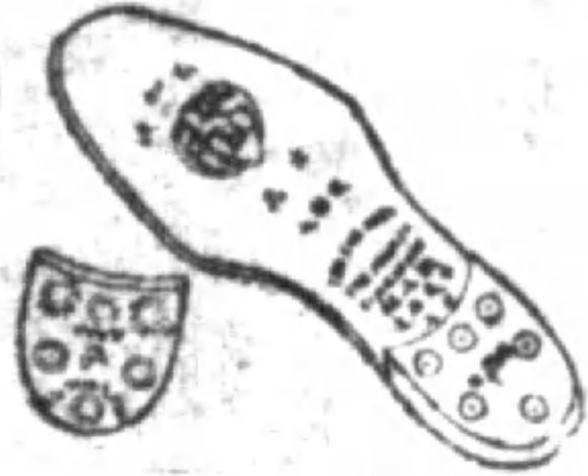


唱片目錄與
機器價目另
印有樣本函
索即寄

廉更發批

已克價定

中國人始
創的橡皮
製造品要
算平民廠
頂好



本廠專製灣直式

學士鞋底

新式皮鞋底

時裝女鞋底

皮鞋前後跟

大小煤汽管

馬車橡皮輪

腳踏車蹬

精雅肥皂缸



本廠在新加

坡嵩牙律一

百六十號

上海發行所

在法大馬路

紫來街口二

四一號

禮拜六
公學
好
苗

公共儲蓄

全額十二元 半額六元 又半三元 月月
開獎 頭獎二千元 平均十號內有一號中
獎 積零錢 成巨資 既不耗本 又得獎
金 誠希望無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啓

總行 北京前門廊房頭條

津行 天津法界中街七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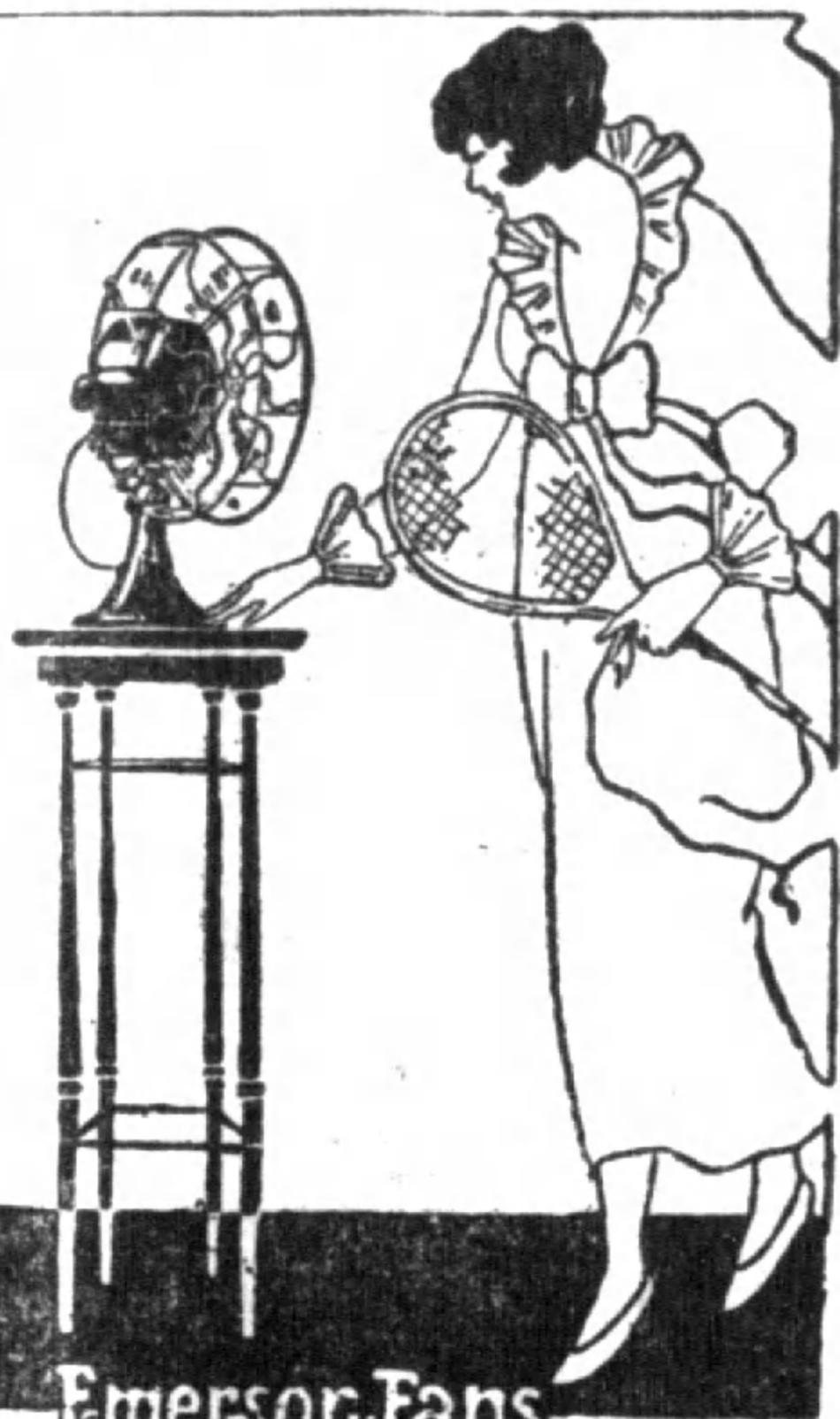
滬行 上海天津路鴻仁里口

老牌新式風扇

快買風扇

君若怕熱

球罷歸來嬌喘微
 玉肌香汗透羅衣
 披襟坐對風生腋
 執扇無須手自揮



Emerson Fans

電話
 中央
 五七〇

依巴德電器公司

上海
 五馬路
 十三號

禮拜六第一百廿四期目次

代罪……周瘦鷗

談言微中……赤羽

心許……競寸

劇緣……錢劍俠

蘋菓……嚴美孫

綠天紅笑……赤羽

外交豔聞……心谷

滑稽問答……張泉聲

紅豆飄零記……紹虞

睇嚮齋秘錄……陳澹一

戰場情影……逆旅客

拈花微笑錄……鈍根

長春妓(東方福爾摩斯探案)……程小青

白門秋柳步漁洋山人韻

長沙劉惠叔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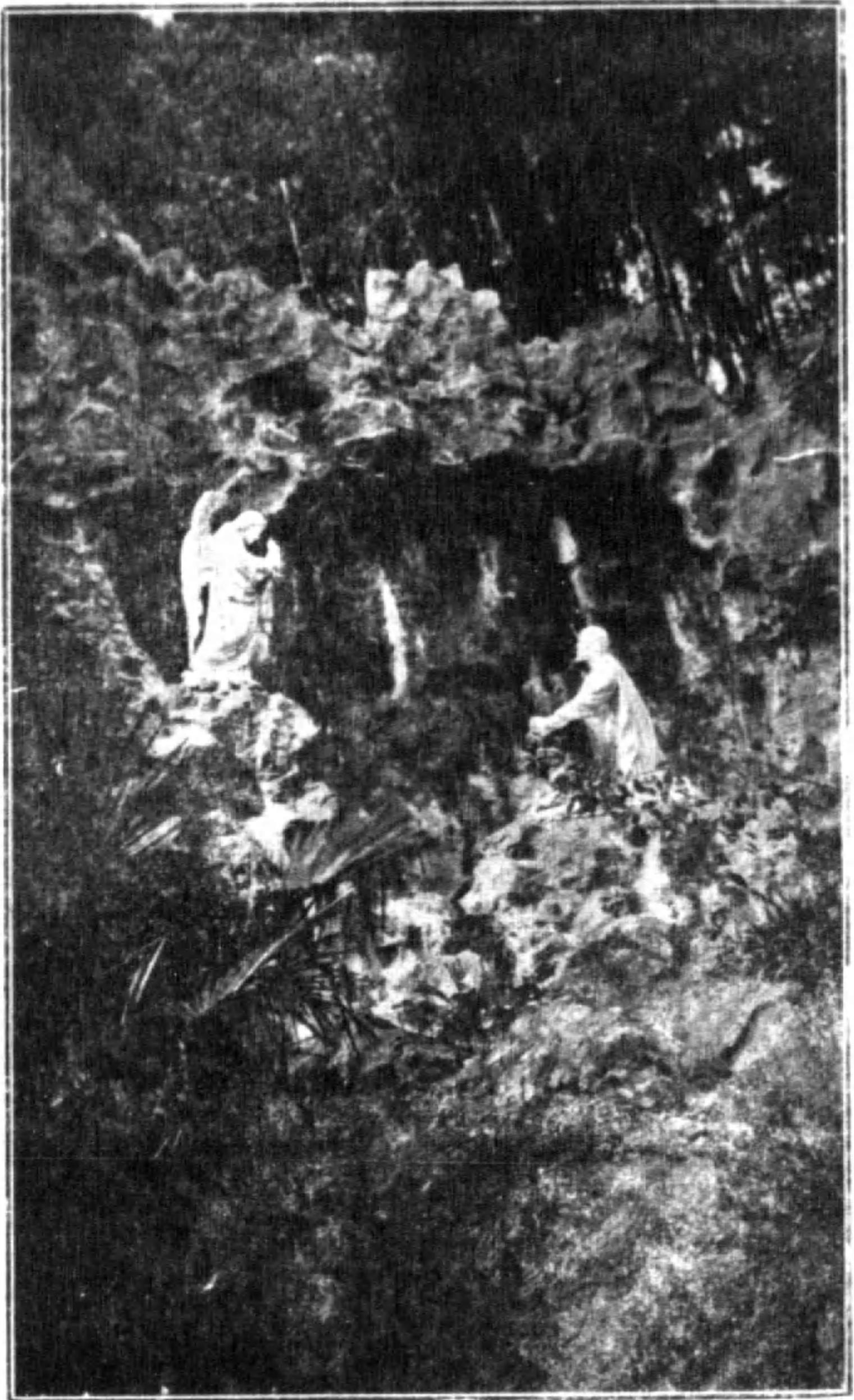
青絲依舊縮愁魂。無限蕭條燕燕門。悔覓封侯空有恨。情場昨夢了無痕。孤鴉影斷
清溪渡。暮笛聲傳黃葉村。欲問西風訴搖落。六朝景物怕重論。

板橋人跡又輕霜。一片秋心感畫塘。玉樹重聽悲按譜。羅衫乍試怯開箱。長顰眉黛
思張敞。瘦損腰。幽媚楚王紅粉飄零詞客老。永豐莫認昔時坊。

寒衣轉瞬換春衣。塞外風沙想像非。灞岸千尋流水遠。陽關一曲故交稀。征人繫馬
魂空斷。少婦登樓思欲飛。題柱可憐舊風格。不堪身世鎮相違。

徐娘姿首劇堪憐。如夢如塵颺遠烟。細葉幾經風作剪。輕陰重憶雪飄綿。雖多慣負
芳菲節。事往徒傷種。植年去婦莫禁牆外感。一般憔悴畫樓邊。

余山耶穌及天使之石像



「余山在青浦縣境」



著名影戲狗生活中之卓別麟

驥製半夏 化痔仙丹

本廠驥製消痰半夏為滬上最早
發行功效神速有口皆碑曾經農
商部註冊特許專利又南洋勸業
會國貨展覽會均獎給金牌憑證
以資激勸 大盒二元四角 小
盒一元二角 試服二角
化痔仙丹亦為本廠自製良藥之
一曾經服過者無不斷絕根株不
再復發又有外搽藥以治外痔雖
年久病深服他種未見功者用此
立可奏功本主人實事求是決非
大言欺人者比也 每瓶洋一元
每料五瓶價洋四元

上海新香盧藥房發行

中 華 眼 鏡 公 司

本公司經營十載有餘各事認真
講求茲將特色優點列左
暗室之完善驗光之精細價值之
廉平裝配之適宜品質之優美邊



大馬路小菜場東首P字三百九
十三號

電話中央一千〇八十四號

架之丰采
超出各家
之上如蒙
各界惠
顧諸君請
至上海英

清 朝 逸 史

虞山蔣志范先生編纂

常熟蔣志范先生為史學大家尤熟清代掌故其所著
書歷經教育部審定刊行并曾給額褒揚近又著清朝
逸史精確完美迥非市上所售關於清代之紀載各書
所可比約舉四大特色(一)考證精詳凡于時代地理
人名爵諡年齒官秩科名以及親族譜系師友淵源皆
考訂無訛(二)見聞廣博其搜採足博洽固不待言至
若翁師傅沈北山錢司業李世忠某侍郎等篇尤皆得
諸秘聞從未經人道及足使讀者耳目一新(三)議論
純正據事直書無所迴護凡偏駁疑似之談概從屏絕
(四)次序分明從清初至清末分朝順序編紀設閱者
欲考索某朝之軼事祇須隨檢卷數頁致便得其餘優
點之多不勝殫述既足供清史館採取之資復可備文
學家清談之助并便學校歷史科參攷之用書分四卷
都十餘萬言每部洋裝二冊定價洋八角

自有獎儲蓄機關發現以來得獎還本利益之優

厚以 法商東方儲蓄銀公司 為第一

儲蓄功能

總公司在上海二洋涇橋廿三號

電話中央二五八二

各省縣皆設有分公司

欲閱詳章函索即寄

開源

得獎生財

節流

戒侈崇儉

濟急

不憂空匱

防老

免於負戴

自立

積成基本

裕後

庇及妻孥

富民

利用厚生

強國

家給人足

無敵牌商標注意

本社所製無敵牌牙粉及其他化粧藥品係用胡蝶及玫瑰紫羅蘭花爲繪飾商標早于民國七年赴部呈請註冊奉批准予備案本年因武昌和濟公司所製進化牌出品正面所印花樣影射本牌商標業經呈請農商部查禁在案奉第一一九號部批所請查禁武昌和濟公司影射商標一節業經令行湖北實業廳查辦等因近日又有常熟美大化學工業社發行花球牌牙粉正反面所繪花樣亦復影射本社商標竊思工商事業吾國正在共圖進行胥賴各人自出新裁以博信譽而乃不自愛重祇以影射朦混欺罔取利爲計實我國人所共恥之除已函請常熟縣公署查禁外特再登報聲明本社商標係用胡蝶及玫瑰紫羅蘭組合繪成世界上物品正多取用無盡斷不致無心暗合竟與全部相同者如果有之決係有意影射欺罔取利之徒所爲本社定當訴諸法律要求損害賠償毋謂言之不預也 再者外埠尤有收集本牌空袋裝以僞品混售之人購主易受其欺如果購主覺其品質有異儘請寄至上海本社掉換所有郵費損失定有相當之奉償惟乞指示係由某家購得以便根查至切公誼

上海小家庭工業社啓
西門外

自第一期至第一百期

禮拜六百期發售預約券

禮拜六週刊百期彙訂共有長短篇各體小說九百餘種大半皆時賢名貴之作中外風景名勝畫片及古今名人肖像等銅版精圖又木下三百餘幅菁英所聚久已膾炙人口現自一百零一期復活以來詢購者紛紛本館愧無以應茲特精裝彙訂十厚冊另外再加景箱一只(奉贈之景箱者外埠郵費昂貴且路途較遠再不能郵寄敝館為優待主顧起見不欲景箱者可調換本版書籍定價洋八角)每部定價洋二拾元發售預定券千部每部祇收半價實洋拾元購券時先付洋六元取書時再付四元凡定購一部者加贈近今出版之禮拜六半年(計廿五期)自一百零一至一百二十五或欲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五十均聽尊便如不欲得禮拜六者可改贈本館出版書籍計值碼洋三元(除禮拜六小說週刊之外悉聽揀選)倘蒙介紹貴友同時合購五部另外奉贈書券三元或近時所出之禮拜六半年(計廿五期)同時合購拾部者另外奉贈本書一部以答雅意惟贈書上不再加贈或改贈此啓

中華圖書館白

慈善救濟券

本券發行之目的為救濟災民及補助
 本埠慈善事業購券者天必佑之

●本券每張售價一元五角，共計發行十萬張，總額銀十萬元。除前項外，尚有餘額銀十萬元，共計二十萬元。此項銀兩，除充作救濟災民之用外，其餘均撥充慈善事業。凡購券者，均可參加抽獎。本券之抽獎辦法如下：

一、頭獎一名，得銀十萬元。
 二、二獎二名，各得銀五萬元。
 三、三獎三名，各得銀二萬元。
 四、四獎四名，各得銀一萬元。
 五、五獎五名，各得銀五百元。
 六、六獎六名，各得銀二百元。
 七、七獎七名，各得銀一百元。
 八、八獎八名，各得銀五十元。
 九、九獎九名，各得銀二十元。
 十、十獎十名，各得銀十元。

以上各獎，均由抽籤決定。凡購券者，均可參加抽獎。本券之抽獎辦法，詳見本券背面之說明書。凡購券者，請認明本券之商標，以免誤購。本券之發行，旨在救濟災民，補助慈善事業，望各界人士踴躍購券，共襄盛舉。

在海上開獎，由各公正人士公同視察，如得中大獎，各埠國均可行認兌，匯兌均無誤。

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生歷境危險異常一朝
 失足千古遺恨患花柳病
 者亦如是也欲除恨事急
 須服敝藥房之海波藥因
 其功能清血解毒雖蘊毒
 極深症候極重亦無不可
 全愈也其他如癬疥瘡癩
 瘰癧癩癧婦女因梅毒傳
 染患赤白帶子宮內膜炎
 等均有神效每瓶二元

上海四馬路棋盤
 街口五洲大藥
 房謹啓

上海四馬路麥家園轉角

太和藥房發行

人中寶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體瘦面黃血虛氣衰腸胃不和
 精神昏迷手足無力五癆七傷
 等症勿論病先病後均極神效

保肺漿

大瓶一元七角半
 小瓶一元

肺受外邪即成咳嗽此藥性甚
 和潤功能保養肺部療咳化痰
 無論男女各種肺症均可服之

代罪

周瘦鵑

那時斜陽的殘光已隱去了。淡淡的星月掛在半天。霞彩街二十五號黃家屋子的門前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往來走過了。好幾回兩眼常注在門牌上。要走上。去却又不敢似的。這樣一連七八



次末後似乎決定了。大踏步走上階石。輕輕地叩了幾下。一會兒裏面有人答應了。咯噔咯噔一陣脚步聲。就有一個老媽子開出門來。瞪着眼問要瞧誰。那男子開口問道。黃太太在家麼。我有話要和他說。老媽子道。在家請先生客堂中坐地。那人自向身上那件半破的長衫。瞧了一眼。微歎着。跟那老媽子走進客堂。坐了不到五分鐘。光景內室中就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見了那人。斗的一呆。兩脚立住了。臉上退了紅。微泛白色。那人却銳聲笑了一笑。說道。你可是。不願意和我相見麼。光陰容易分手。已十年了。那婦人冷冷的答道。如此。你已出了牢獄。當年你沒有犯罪。以前常在外邊。厮混。樂不思家的。如今怎麼倒想起家來。你還要這家做甚麼呢。那人忙道。算了。別再。把冷話。冰人。十年坐監。鎮日。淒清。鐵窗。下朝。思暮。想甚麼。都已覺悟過來。今天監禁期滿。還我自由。兩脚一跨出。

獄門直要插着翅兒飛回家來十年不見你倒仍是這樣沒有甚麼改變我却已被那森森的鐵獄
 銷磨老了就是這一抹濃鬚也是往年沒有那東西除了你怕沒人認識我究竟是夫婦心坎上還
 有影兒在着呢那婦人一聽這話倒也微微動容接着說道松士今天我冷淡你你可也不能怪我
 可是你未進牢獄時未免太荒唐了狂嫖濫賭兀在外邊尋那種該死的快樂連家中也不想回來
 回來時我苦苦勸你你只當耳邊風一句話都不聽我說急了你更不願意聽一潛身溜走咧到底
 虧空了二十多萬把你辛苦經營的半生事業全盤拖倒了又累了好幾百人把汗血錢拋在東洋
 大海裏一個大錢都收不回去這種罪大惡極的事誰也不恨他們給你坐十年監還是便宜你的
 那人道我自己原也知罪一個人失敗倒罷了最壞的就是帶累了許多人然而十年坐監已捱
 苦楚總算謝了他們使他們也出了一口氣不過一百個對不起你十年來獨守空閨不知道怎樣
 難堪咧那婦人道從你入獄以後我家的名譽掃地了親戚朋友都瞧不起我們不再上門直好似
 住在獨家村裏我固然心碎腸斷迫着那眼淚光陰雖是難堪也沒有法想但你未免太對不起了
 兒子教他常戴着犯罪兒子的名號給人瞧不起那人眼圈兒一紅忙很懇切的問道呀小松呢十
 年不見多分很長成了那婦人道怎麼不是你入獄時他十歲如今已二十歲他是一個志高氣傲

的孩子讀書非常用功。去年在江南大學畢業了。校董中有一位糖廠主人吳先生。瞧上了他。邀他去做親信的秘書。連吳先生個人的出入賬款。也由他管理。上手就是每月二百塊錢的薪水。一年來推心置腹。信任得了不得。今年春上。竟不管他父親是罪犯。不是罪犯。索性把金枝玉葉的女兒。許給他了。你想他這樣。有幸可不是異數麼。那人道：「真很難得。瞧他的前途。直堆着錦繡。使我這犯罪入獄的父親。慚愧見他了。」正說時。猛聽得門聲一響。走進一個二十歲左右的西裝少年。來出落得眉清目秀。一表非俗。進門時。見了那婦人。忙喚一聲母親。接着呆了一呆。忽的餓馬奔槽般。趕將過去。抱住了那人。揮着淚。說道：「父親你回來了。麼孩兒盼望了好久。咧過去的事。休再提起。那人老淚縱橫。只是抽抽咽咽的哭。回不出一句話來。這天晚上。這一個十年來。夜夜在鐵窗下。塞門泥床上。過宿的罪犯。今夜纔舒舒服服的。在自己家中。睡了。第二天早上。霞彩街中的住民。都已知道。十年前。虛設廣益保險公司。事敗入獄的黃松士。已期滿釋放。回到家裏來了。」

黃松士在家中休息了三個多月。閉門思過。明白了好多事。理夫婦間的感情也早已恢復過來。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人。正在有爲的時候。鎮日價閒着沒事做。可也無聊得很。於是由他兒子小松的介紹。到糖廠中充一個庶務部部長之職。到此他真個洗心革面了。很誠實。很勤懇。盡他的職務。

接物待人也非常謙和。廠中同事們大都不知道他的舊事。誰不說他是個謙謙君子。他自己也覺得有了把握。有了定力。以後能長在正當的軌道上。走不致走入邪路去了。這樣做了一年。很得廠主吳倍芝的信任。兩親家十分投契。預備這一年秋中就給他們兒女完了姻。小松這一頭婚事。原是出於被動。並不是自由戀愛的結合。那吳倍芝的女兒。還有些舊家庭習氣。羞羞澀澀的。見了小松。要避小松。見他品貌都好。文才又來得。却也很願得這麼一個內助。兩家商定。就在八月中。吉日結婚。小松父母和吳家方面。都很歡喜。各自抬頭盼望。這人月雙圓的吉日。然而小松却似乎有鬱鬱不樂的神情。一個人坐在寫字樓前。手握着筆。兩眼停注在。前面。不知道想甚麼心事。兩道秀眉的。中間打着一個結。見他父親好幾次。有事來接洽。見他總是這樣愁眉雙鎖。若有所思。一連觀察了一禮拜。仍是如此。他詫異極了。疑他對於婚事。或者不滿意。眼兒得婚期將近。所以不快。一天傍晚。父子倆一同回家去。松士就啓口問小松道。小松這一禮拜以來。我見你滿面含愁。好生詫異。到底。是爲了怎麼一回事。小松略略一怔。忙道。沒有甚麼。我不過常多思想罷了。松士道。你不用掩飾。有話儘直說。無論甚麼事。總須在事前補救。到了不可收拾的當兒。可就來不及了。即使不滿意於婚事。也能解約。你從實告訴我。我給你設法。就是小松低頭默想了一會。就顫聲說道。父親孩兒並

不是爲的婚事問題實因好勝心重覺得目前這種作嫁依人的生活太沒意味總想走一條發財的捷徑得了一大筆錢纔能自己做起事業來瞧目下發財的捷徑要算是交易所因此半年以來的就私下挪用倍翁的錢向交易所中做投機事業去我廠中有職務每天不能自去恰恰有一個好友也在那裏活動我就全權託付託他代我經營不道這半年中不但賺不到錢竟足足蝕去了五萬銀子如今廠中快要結賬了無從彌補因此在這裏擔憂松士呆了好一會纔道呀你怎麼也輕意混到交易所中去就是你自己去經營也沒有把握何況轉託朋友可是現在的人心很險巧奪豪取是常有的事我瞧你那五萬兩銀子一半兒蝕去一半兒怕是到了你那好友的袋中去了小松眼中含着淚痕對他父親道事已如此待怎麼處事兒一朝破露還把甚麼面目和倍翁相見更怎麼對得起他的令愛松士歎息道唉你竟也走到了我走過的路上去我是荒唐你是好高情形有些差別不過傳將出去一樣是不名譽的事小松道怎麼不是這一大筆錢向那裏去設法彌補事到臨頭孩兒沒法可想只有一死罷了說時聲音忒楞楞地打顫把滿懷的憂急一起托了出來松士低頭想了一會便道去結賬的日子還有半個月這半個月中容我給你設法去你不用憂急露了破綻反要壞事就你母親跟前也千萬別提起免得累他也擔心呢小松答應了仍是照常去

做事果然不動聲色像沒事人一樣和同事們在一起時也有說有笑甚是高興

一禮拜過去了松士窮思極想仍是一籌莫展一天上斗的得了個主意便向他兒子道小松我已有了計較只索照這樣做去你年紀很輕前途遠大又是一個有出息的孩子一時的失誤還不打緊日後儘可補過目前為你個人計為倍翁令愛計為你母親計為我們一家前途計你是該竭力保全的我已坐過十年監名譽上早已塗着污泥雖然改過做人人家總是另一種眼光看我所以將我犧牲不算怎麼一回事我的意思便想把你挪用的五萬兩銀子移在我頭上算是我偷的明天你到廠中去時故意把銀箱上的鑰匙留在寫字樓上其餘的事由我一個人辦去這盜竊的形迹裝點好了我就到蘇州或是杭州去躲避一二禮拜寫一封信給倍翁編上幾句謊話說明我急於用錢的苦衷并且替你說情求他担待你一些別把父犯的罪卸在子的身上料他爲了女兒愛屋及鳥也未必怎樣爲難你的一壁你不妨挺身出來承認這五萬兩銀子說只要一朝發迹就替父親照數償還如此你的名譽不壞地位也不致搖動我們的一家也能永久支持下去只望你以後揀穩當的事兒做別再冒險了至於我呢在外邊隱姓埋名倘能好好兒混下去那是再好沒有即使拿到了至多再往牢獄中討生活去只要保全你我可不妨事的小松聽到這裏感動得甚麼

似的眼中淚珠亂迸，嗚咽着說道：「父親，這個不行。孩兒犯了罪，怎麼叫父親去代罪？以前的十年已把你消磨得苦了，難道再瞧你去嘗那鐵窗風味麼？古時緹縈痛哭上書救父出獄，我却反而陷父入獄。我黃小松比不上一個緹縈女孩子，已很可愧，如何更做這推井下石的事情？父親千萬別幹這事。事兒敗露時儘由孩兒去擔當罷。」松士正色道：「小松，這事我已打定主意了，定要照着做去。我可並不是爲你一個人委實爲了你未來的妻和我的一家。試想一個人重呢？還是多數人和一家重呢？你只消從此好好兒做人，我死了可也瞑目。你倘敢破壞我的計畫，時我也得一死自了。」說着，掏出一把刀來，向頸子上揚一揚，接着便藏起了。撫小松的背道：「好孩子，你依我的話。能小松只抽抽咽咽的哭做聲不得。」

第二天，那大中華糖廠中便出了五萬兩銀子的失竊案。庶務部部長黃松士失蹤了。臨行有一封信給廠主吳倍芝。他兒子小松哭着自請處分，願意退職。吳倍芝本是極愛小松的，自然挽留，着不放他走。一面報告官中，官中因黃松士是個過犯，更雷厲風行的出示通緝。一般人都點頭太息，說：「一個人究竟犯不得一回罪，犯了一回，血管中就有了犯罪的種子，免不得第二回再犯。」咧兩禮拜後，黃松士在杭州拿住了，還沒有引渡到上海，却已服毒而死。臨死只寫了四個字，請人轉交他兒。

子。小。松。那。四。個。字。很。簡。單。叫。做。『。努。力。前。途。』

▲談言微中

小。說。家。甫。脫。一。稿。必。自。驚。為。傑。作。

政。府。而。易。以。犬。則。必。能。為。百。姓。守。存。庫。

富。人。常。駭。貧。人。食。量。之。偉。

偉。人。之。大。言。效。力。勝。於。經。典。

酸。儒。之。論。調。每。能。為。村。嫗。所。贊。許。

少。女。之。眼。波。險。於。弱。水。

人。當。失。意。於。情。場。時。淚。未。枯。而。心。已。先。萎。

悔。過。之。人。如。自。鋒。鏑。中。逃。出。一。念。即。戰。慄。不。已。

賭。博。而。偶。勝。則。盡。忘。其。前。日。之。所。負。

惡。人。臨。死。時。亦。常。祝。來。生。為。善。人。

欲。謀。世。界。和。平。必。使。天。下。人。盡。死。

人可無恨則上帝不予以心

●心許

競寸

鋪根按此題余已於數年前用過然無以易之故仍舊

一○陣○鈴○聲○響○過○教○員○室○裏○走○出○五○六○個○人○來○各○人○手○裏○拿○着○一○疊○書○和○一○握○粉○筆○其○中○有○一○位○看○去○已○有○五○十○多○歲○年○紀○戴○一○副○極○大○的○玳○瑁○眼○鏡○獨○有○他○規○行○矩○步○的○絕○不○和○別○人○打○話○逕○自○前○去○這○大○約○是○位○修○身○教○員○其○餘○的○却○都○說○說○笑○笑○的○一○路○打○趣○着○走○向○各○人○的○課○堂○裏○去○末○了○只○賸○一○位○最○年○輕○的○獨○自○落○在○後○面○有○些○趑○趑○不○前○的○樣○子○原○來○他○是○來○代○課○的○代○課○爲○什○麼○就○要○自○怯○起○來○難○道○他○實○學○有○些○不○濟○麼○這○倒○並○非○只○因○爲○他○年○紀○還○輕○向○來○是○怕○羞○的○雖○然○從○師○範○裏○畢○業○出○來○已○經○教○過○半○年○書○但○是○教○女○學○生○却○今○天○還○是○第○一○次○而○且○這○輩○女○學○生○年○紀○都○同○他○相○仿○佛○看○去○一○個○個○花○枝○招○展○的○坐○滿○了○一○課○堂○他○從○沒○經○過○這○種○局○面○怎○的○不○教○他○心○神○徬○徨○手○足○無○措○呢○他○走○進○課○堂○已○是○羞○得○滿○臉○通○紅○這○輩○學○生○倒○好○起○立○行○過○禮○便○一○個○個○靜○悄○悄○的○坐○着○再○沒○有○一○些○聲○息○不○過○都○仰○着○臉○細○細○的○相○着○這○位○新○先○生○可○惜○他○低○着○頭○在○後○面○的○學○生○只○看○得○見○他○一○頭○烏○黑○的○頭○髮○剪○得○平○平○的○在○前○面○的○幾○個○學○生○纔○看○見○他○一○副○白○白○的○臉○上○罩○着○一○層○紅○暈○那○鼻○尖

上。已。是。佈。滿。了。細。細。的。汗。珠。却。不。住。的。用。方。手。帕。去。揩。這。幾。個。學。生。看。得。出。了。神。後。面。的。幾。個。便。在。那。裏。抿。着。嘴。笑。

他。開。講。了。那。輕。微。而。又。顫。動。的。聲。浪。只。有。前。三。排。還。能。聽。得。出。後。面。的。只。好。心。領。而。神。會。了。大。約。這。班。學。生。一。則。平。日。訓。練。得。好。二。則。也。十。分。原。諒。這。位。代。課。先。生。所。以。絕。沒。有。騷。動。和。什。麼。故。意。的。質。問。他。纔。得。勉。強。敷衍。過。了。一。課。

他。代。課。已。有。幾。天。了。便。漸。漸。的。活。潑。老。練。起。來。覺。得。這。些。女。學。生。都。是。很。溫。柔。的。比。較。那。粗。莽。的。男。學。生。有。趣。得。多。了。所。以。他。心。裏。很。覺。有。興。味。有。時。退。了。課。竟。不。出。來。休。息。仍。坐。在。講。壇。上。和。學。生。閒。談。起。來。起。初。不。過。問。問。他。們。的。年。齡。後。來。竟。調。查。他。們。的。家。庭。了。這。輩。學。生。是。再。天。真。不。過。的。都。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也。有。轉。問。他。的。但。是。問。到。師。母。二。字。他。總。略。一。笑。便。把。別。的。話。含糊。過。去。

他。所。代。的。是。一。位。姓。方。的。本。是。他。的。同。學。因。為。另。有。高。就。所。以。面。子。上。請。他。暫。代。其。實。就。想。把。這。位。置。遺。傳。給。他。的。後。來。校。長。看。他。少。年。老。成。教。授。認。真。也。就。默。許。了。他。教。得。長。久。了。自。然。和。學。生。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深。起。來。了。

他。自。信。對。待。學。生。可。算。是。一。律。平。等。沒。有。一。些。愛。憎。的。私。心。可。是。有。幾。個。狡。猾。的。學。生。背。地。總。指。摘。

他○說○他○只○愛○袁○秀○英○和○林○慧○貞○二○人○無○論○什○麼○功○課○那○第○一○第○二○名○總○是○他○們○二○人○的○。三○個○雖○說○他○二○人○天○分○果○然○高○些○也○不○能○像○這○樣○的○穩○穩○的○呢○這○雖○是○學○生○嫉○妬○的○口○氣○但○是○也○可○見○他○的○偏○愛○未○免○露○了○破○綻○了○。

這○天○默○書○課○卷○發○出○來○袁○秀○英○是○一○百○分○林○慧○貞○却○只○有○九○十○八○分○慧○貞○便○不○服○說○大○家○都○一○字○不○誤○爲○什○麼○我○生○生○的○要○少○去○二○分○呢○他○笑○道○你○一○比○就○曉○得○了○一○則○他○字○比○你○寫○得○好○二○則○你○還○寫○了○一○個○俗○體○字○呢○可○是○慧○貞○終○不○甘○心○說○這○是○默○書○又○不○是○習○字○便○是○寫○一○個○俗○體○字○也○不○消○扣○去○二○分○呢○說○着○竟○伏○在○桌○上○哭○了○他○弄○得○沒○法○只○得○走○到○伊○身○旁○用○好○些○言○語○安○慰○了○伊○一○番○再○輕○輕○的○囑○伊○晚○上○放○了○學○到○自○己○屋○裏○來○有○話○要○和○伊○說○呢○慧○貞○纔○止○了○哭○。

當○天○放○學○之○後○慧○貞○果○真○到○他○房○裡○他○正○在○畫○一○張○水○彩○畫○看○見○慧○貞○進○來○便○把○筆○擱○了○叫○伊○走○近○些○慧○貞○此○時○倒○覺○得○又○羞○又○怯○起○來○他○却○笑○嘻○嘻○的○對○伊○道○慧○貞○你○方○纔○怎○麼○爲○了○二○分○就○哭○了○人○家○都○笑○你○呢○以○後○快○別○再○這○樣○了○說○了○這○幾○句○便○覺○得○沒○甚○說○了○却○只○管○呆○呆○的○看○着○伊○看○得○慧○貞○不○好○意○思○起○來○要○想○告○辭○他○纔○覺○得○了○便○道○你○沒○有○事○去○能○慧○貞○纔○一○鞠○躬○轉○身○要○走○他○却○又○叫○住○道○慧○貞○我○明○天○替○你○畫○一○個○水○彩○畫○的○小○照○你○要○麼○慧○貞○點○點○頭○一○笑○說○要○的○我○明○天○也○是○這○時○來○。

罷說着便回身低着頭匆匆的去了。

到了明天慧貞便去告訴秀英說先生要替我畫照呢秀英對慧貞看看撲嗤的一笑慧貞道你笑什麼秀英道先生爲什麼獨是要替你畫照却不替別人畫可見得總是因爲你這副美貌纔高興替你畫呢慧貞羞得滿臉飛紅急道我不去就是了。你別有意來笑我了秀英笑道我是真話何嘗是笑你。但是你若因爲我這句話真的就不去畫了先生曉得了不要怪我。麼那是萬萬不可的。等一會我和你一同去罷。到了四點鐘後他們二人果真一同到先生房裏。

他見他們二人一同走來心裏益發快樂便道你們二人同來好極了。我就把你們二人畫在一張上好不好。秀英笑嘻嘻的說好的。慧貞却看着秀英一笑他便拿出畫具叫他們並立在桌前正要動筆忽的一想道這樣太簡單了。你們各人到校園裡去採一束花來罷。他們二人真去採了一束花來。慧貞採的是一束玫瑰秀英却採了二枝月季花。他就叫他們各人捧了花並立着便一筆一筆的畫起來。先勾起一個框子再設色上去。直畫有一點半鐘纔約略畫成了。又修飾了一番。果真一幅生香活色的雙美圖。秀英慧貞都快活得了不得。他也很覺得意。要想題上幾個字。左思右

想總覺不便。只在下而右角上簽了翠南二字。便道你們拿去。藏着他們與與頭頭。

心 評

謝了一謝去了。

從這天後他們師生三人的感情不期的益發濃厚了。或是校園裏或是操場上常常可以看見他們三人的蹤跡。在學生方面有些知識的不免竊竊議論。在教員方面大約嚴守均勢主義。倒各不干涉的。

過了幾天便是放暑假了。這四十餘天的光陰真快。一轉瞬又要開學了。他這學期已是受到聘約。作爲正教員。他心裏歡喜。單望早些開學。豈知開學之後。他倒遇到了一件失望之事。原來他所心愛的高徒袁秀英不來了。後來問起慧貞。纔知道伊已回蘇州。要預備出嫁了。聽說伊夫家是很有錢的。丈夫還是個大學畢業生。上半年纔從美國回來呢。他聽了。只倒抽了一口氣。再也說不出什麼。整整的呆了幾天。幸虧還有林慧貞常和他談談他的精神。纔漸漸的恢復原狀。可是每逢涉足校園操場中。見只有慧貞一個人隨着他。他便覺得無限淒涼。大有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子。看官這少年論理也未免太不知足了。

他同慧貞的感情日見親密起來。旁觀者雖不加干涉。在下却不能不略略宣佈他們的秘密。原來有一天他正在廊下看幾個學生在階前澆花。慧貞悄悄的走過來。看見階下有人。便拿出本書來。

假裝着問字其實切切的不知說些什麼直等幾個學生都走開了伊便從身上拿出一個東西來交給她手中他拿着細細的一看是一個鷄心形的金框子却雕鏤得十分精細中間是嵌着一張伊的極小的小影他快活得什麼似的便想拿件東西回贈伊可是一時身上又沒有慧貞笑道你忙什麼這是算我送給先生做個紀念罷了他點點頭微微的一笑道慧貞我實在佩服你你的心思怎麼這樣的靈敏呢真不愧一個慧字了慧貞不覺臉一紅低着頭再也不則一聲這時滿園的花草上映着那斜陽格外顯得嬌豔奪目了他在這個甜蜜的環境中覺得靈魂兒都沉醉過去了他回到房裏悄悄的尋出一條絲帶把這金框小影穿好了套在頸裡算就了適掛在心口明天看見慧貞便悄悄的對伊道我已把你掛在心口了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慧貞只點了點頭紅着臉去了

慧貞一顆芳心確確是向着他他是曉得的但是慧貞家庭的情形他那裏知道呢原來慧貞有個母舅是在北京部裏當差的這年秋天因公回南看見慧貞長得似美人一般的心裏着實歡喜便替伊做媒配給任交通部裏當僉事的一個姓王的兒子這姓王的兒子今年已是二十一歲却還

在高等小學裏讀書不過家裏很有錢慧貞父母竟允了便在中秋那天行過聘禮訂婚冬天

假裏就要到北京去結婚的。慧貞自從定了這頭婚姻，伊芳心裏怎樣的萬轉千迴，實在也描寫不出。但是對着他，却從沒有露一些聲色，不曉得伊含着什麼深意。

光陰迅速轉瞬，又是隆冬。天氣這天，慧貞纔告訴他說：我明年不能來了。他一聽這話，驚得呆了。說你不是要明年暑假畢業麼？爲什麼明年就不來了呢？慧貞道：我也這樣說，不過我父親一定要送我到北京去讀書，我也沒有法子呢。好在這一去，至多也不過三四年，就要回來的。他聽了長聲的一嘆，幾乎要哭出來了。只得低低的道：那麼我們的事，將來怎樣解決呢？慧貞這時正不知怎樣的

的心碎，可是虧伊還裝着羞答答的笑容，道：我不是早已心許你了。難道你還不信我麼？今後你只消看着你心上的小影，便和見着我的人一般。你千萬別爲着我過分傷心，纔是說着，也不覺流下淚來。他這時真是說不出的千酸萬苦，但是一面還想這不過暫離罷了。伊不是早已心許我了麼？歡樂的日子在後頭呢。他這樣的自己安慰住了自己。咳，他那裏知道這一天就是他們倆的永訣了呢。

到了明天，慧貞忽的不到校了。他雖覺得有些蹊蹺，不過他是深信伊



已。是。心。許。他。了。便。也。不。再。疑。心。仍。舊。抱。着。他。無。窮。的。希。望。

直。過。了。三。年。五。年。簡。直。是。消。息。沉。沉。可。憐。他。還。不。時。的。拿。起。這。鷄。心。形。的。金。框。小。影。連。連。的。吻。着。喃。喃。自。語。道。這。是。伊。的。心……這。是。伊。的。心……不。知。何。年。何。日。他。纔。明。白。過。來。呢。

▲劇緣

錢劍俠

紐約有少年文學家赫魯善著小說嘗著書曰「漂泊女」行將出版其情節爲一孤女漂泊於外淪落入下流社會倚門賣笑視作生涯後遇名士量珠聘去世人見報載是書出刊之廣告莫不先睹爲快焉時有新劇家恪哈二氏合資創設紐約大劇院聘請馬柏麗爲該院串劇之主任一日恪氏欲將「漂泊女」一書編爲新劇商之赫氏並請以柏麗扮劇中之漂泊孤女赫氏以柏麗作滑稽趣劇固佳若使飾此種孤女未免不勝其任固拒之恪氏悵惘而歸柏麗復請恪氏函約赫氏會於鮑冬酒館以計結之次日赫恪二氏會於酒館恪電柏麗柏麗乃化裝下流女子故作窘狀游行館內未幾至赫氏側乞憐赫氏憫其貧而恤之略叙數語并約翌日至其家蓋赫氏已有心納柏麗爲劇中孤女也翌晨三鐘天尙未明大雨柏麗直立赫門首雨絲淋漓覆體不稍移動頃間門闢赫氏出柏乃直入赫氏拒絕不之顧且欲服毒自盡赫魯大恐扶之入室代乾衣履

取咖啡飲之。雨止赫魯促之去。柏故讀其書。推衣入火。盡成灰燼。要求購製新衣。方肯出門。否則居此終日。赫魯果如所請。俄而赫魯契友斯賓牧。至赫魯驚懼。命女隱匿內室。始出見客。而爐前女履及桌間杯盤。不及藏納。斯賓牧已目笑之。及斯賓牧去。柏從室內出。赫魯暗度此女所處。境遇何與書中漂泊女大致相同。合扮是角。必見所長。乃以此請於女。並女之芳名。柏云。兒名樊斯。家在維恩那巷十九號。遂允其請。訂約而去。是夕。紐約大劇院觀客如堵。市巷皆空。琴音幽揚。錦幕徐捲。樊斯喬裝孤兒。盈盈登場。維肖觀者鼓掌聲。若雷動。赫魯亦在坐。稱賞不已。俄而幕閉。觀者皆爭前與之握手。道賀。赫魯亦欣然趨候。視之。則彼所謂樊斯。乃柏麗喬裝也。大慚而歸。俄而至其家。請宥諒。並達謝忱。於是文學家赫魯與紐約大劇院明星馬柏麗卒訂白頭之盟焉。

●蘋菓

嚴美孫

我委實不忍再過那添人愁悶的水菓鋪。偏有那最觸目傷心的紀念品。逼觸我的昏花眼。鋪主呀。你只愛錢。假使有人拿那又臭又髒的交換物。向你掉那又紅又嫩。又香又甜。玉也似的蘋菓。你捨得麼。你真殘忍。唉。蘋菓。蘋菓。我拿又晶又亮的玻璃匣。緊緊的罩住你。像那一件無價的珍品。一般。看。誰你的影象。我腦海裏早已映成電影。成日價轉個不停。一撇眼。倒五年了。我何嘗一時一刻。



樣。似。的。蘋。菓。便。遭。了。殘。酷。的。支。解。這。極。刑。便。算。結。局。這。般。的。慘。狀。我。更。不。忍。看。

的。忘。懷。你。直。從。那。慘。酷。的。消。息。傳。到。我。耳。朵。裏。我。的。性。情。便。和。從。前。大。不。同。了。恨。不。能。將。那。玻。璃。匣。裏。的。蘋。菓。立。時。變。作。幻。影。虛。虛。渺。渺。的。化。作。一。縷。烟。還。將。我。腦。海。裏。映。的。影。片。洗。刷。得。淨。淨。不。留。一。絲。一。毫。的。痕。跡。重。新。還。我。五。年。前。清。朗。的。腦。壳。我。有。這。般。的。毅。力。只。合。隨。時。懺。悔。罷。了。怎。奈。那。殘。忍。的。鋪。主。在。我。的。面。前。偏。要。將。那。傷。心。的。陳。列。品。眼。睜。睜。的。看。他。一。個。個。死。活。的。擺。佈。可。憐。蘋。菓。一。些。都。沒。知。覺。我。怎。忍。看。有。時。還。瞧。被。有。錢。的。強。人。生。生。的。攫。去。送。到。魔。口。裏。活。活。的。咀。嚼。可。憐。那。玉。

我。為。誰。不。願。自。說。但。願。你。們。曉。得。我。和。蘋。菓。有。關。係。罷。了。我。從。今。天。起。和。玻。璃。匣。裏。的。蘋。菓。兩。下。決。絕。只。當。伊。被。殘。酷。的。人。一。口。噬。去。了。可。憐。我。每。天。走。到。書。齋。的。當。兒。低。着。頭。彎。着。腰。一。些。都。不。敢。平。視。不。是。我。太。忍。心。因。我。一。看。那。可。慘。的。影。象。我。平。白。地。便。添。了。無。量。的。煩。惱。不。如。索。性。和。伊。決。絕。倒。也。干。淨。咦。我。痴。了。嗎。我。的。書。齋。便。和。愁。城。一。樣。我。終。朝。的。困。在。愁。城。裏。四。面。的。環。境。非。常。險。惡。只。用。頭。兒。一。抬。那。可。慘。的。影。象。便。被。陽。光。和。月。光。映。照。過。來。我。有。眼。珠。他。却。不。能。因。我。便。失。了。原。有。的。

效用只有仰起頭低着頭除却那平直的視線腦筋裏不受感觸靈魂才覺安適些我又不是木塑的傀儡頭的矯作一些不能移動不消半載我的頸骨脫節必像那牽銅絲般小孩要物的引動我不很情願幹唉何不索性將那神經上的障礙物拋到驚濤駭浪的大海裏去任他到處的飄流倒比緊關在玻璃罩裏逍遙得多只是海底的魚最最不情他正張開那血盆似的大嘴那個障礙物恰恰的飽了他的饞吻我不是殘忍的人我下不了這樣的毒手我情願頸骨脫節做個一世殘廢的獸子我存這種不忍心的觀念只用抬起頭來腦海裏的電影一閃便又入了魔境我每天除掉九小時安安穩穩閉着眼睛一事不管尋我的癡夢外餘外的十五小時觸景生感思潮不定真叫我哭笑全非比受死刑還要難受咧一天禮拜六的晚上一個闊別多年的老友新從金山回來特地帶了兩隻金山的特產品作爲餽贈我的一份禮物同堂舊雨訣別多年一旦相逢快樂自不用說了但我舉眼向簾縫裏偷瞧只見那個物品正和我的影片一個刻板又紅又嫩配上碧青的梗子和一瓣綠葉分外現得嬌豔當下又陡然觸動我的心事在我眼光裏瞧來那碧青青的梗子根根全像我的斷腸草那又鮮又紅的顏色正表示我的一腔血淚咧我近來的心緒惡劣神經恍惚人家都說我有神經病一夥兒的相約不和我來往獨有那老友瞧得起我在理我也應該和伊分

外的情熱。擺上一桌酒。替伊洗洗塵。也算略盡一點地主之誼。叵耐心亂如麻。終朝的好像坐在針氈一般的。除了引起精神略略的寒暄幾句。那有這全副的精神來酬應呢。我正在百感交并的當兒。老友問我一句話。委實兀突。伊問道。「淡菊。」你今年多大年紀了。你也是情場上的一個能將。怎的這婚姻的問題。直到如今還沒解決。你甘作一世的鰥夫。那碧池中交頸的鴛鴦。正笑你是痴蟲。咧。我聽這一番話。句句的打到我心坎裏。不由的淚珠兒簌簌而下。老友道。我罪過。我罪過。不料幾句頑話。恰巧道破你的心事。我這幾個年頭。那不幸的魔神也緊緊的跟隨我。百般的和我作對。一腔熱淚。正苦沒法發洩。「淡菊。」你有什麼影事。不妨和我盡情的訴說。傷心人對傷心人。血淚成潮。倒也是千古知音呢。我聽能長歎了一口氣道。五年影事。如夢如烟。仔細思量。肝腸寸裂。如今是花落人亡。真令人不堪回首。老友呀。這篇慘史。說來正長。你是情人。必多眼淚。今晚我和你且抵足長談。聽我那二十四史的斷腸篇罷。

老友。五年前江南挹秀女校的好成績。想你已見一斑了。那時我族叔做校長。博了個很美滿的名譽。那年我才十七歲。恰在圖畫美術館裏最優等的畢業。各處的比賽。也曾奪了無數的獎牌。誰不稱我作好畫師。好畫師。我得了這體面的頭銜。我也非常慚愧。以為我終是微倖成名罷了。那時挹

秀女校。恰少個圖畫教員。族叔很讚我的成績和美譽。令我在自修功課內抽出兩小時的時間去教授。我想我這末技。怎能便作人師。真要誤人子弟不淺。只是沒法違拗。勉強答應罷了。這年秋季始業。新進一個女學生。名叫謝秋蘋。年才十四五歲的光景。天真爛漫。一團孩氣。一舉一動無不活潑潑地。令人愛煞。記得有一天。秋蘋短髮覆額。小辮上結了一朶淡紅色的綵髻。臉龐兒圓圓的。不加一些修飾。呈露一種天然的美麗。加上伊粉紅色的兩片小粉頰。又嬌又嫩。委實活像那香甜的蘋菓。我拿伊的面龐當作一件無上的美術品。這晚校中開懇親會。各種游藝。應有盡有。最爲會中添增色彩的。就是謝姑娘的西洋跳舞。佐以清歌聲韻。悠揚若合符節。博得滿堂喝采。誰不說伊的是一個可見。自後一羣同學。全喜和伊摟笑。便有人提議道。謝秋蘋兩片粉頰。委實可愛。真和蘋菓色的嬌豔一般無二的好。在伊原名叫蘋。從今後我們便叫伊做「蘋姑」。蘋菓和蘋姑。不過音同字不同罷了。說起蘋姑的身世。倒也凄慘可憐。伊從小便沒爺娘。只靠伊的哥哥撫養伊的。哥哥名叫鐵靈。在商界裏很有名望。着實占一把交椅。也是社會上一個很漂亮的人物。有大我在朋友家的宴會上。和他會會過一面。出言譁吐。很有分寸。他倒說我年少多才。景仰我了。不得願和我訂個忘年交。故此我常到謝家去走動。蘋姑見了我。總是笑容可掬。憨態可喜。開口先生。閉口先生。有時

拿香甜可口的東西給我吃。有時拿美麗奪目的圖畫給我瞧。小鳥依人十分可愛。若有情若無情。不即不離。恰到好處。在伊原是一片天真。在我到底已經是十七歲的人了。總覺得有些拘拘束束。面紅耳熱。羞人答答的。有時心常暗想。我現在年事尚小。還論不到婚姻問題。將來的終身結局。得有蘋姑般活潑的妙人兒。長侍粧台。終朝厮伴。也不枉作一世人了。我存這般的玄想。起初還不過。構成奇奇怪怪的幻相。後來才一步一步漸漸的推到蘋姑身上。那時我經驗尚淺。思想簡單。還辨不出什麼叫做情的滋味。我想我和蘋姑。達不到夫婦的名義。只消伊一世的永不嫁人。和我一堆兒的譚笑。我拿一生的智力來保護伊。永遠使伊不受他人的欺侮。我便一世不娶。斬宗絕嗣也所甘心。有時族叔和我提議到婚姻兩字。不說張家的女孩兒。怎般的美麗。便說李家的女孩兒。怎般的才幹。巨耐。這時我耳朶裏不透氣。連半個字都灌不進。只當他一陣旋風。有時逼得過緊了。我只好。在爺娘前。斬釘截鐵的推託。說是年事尚輕。還沒有完全自立的能力。婚姻二字。正談不到呢。爺娘說我立志可嘉。這事暫且擱淺下來。有一天禮拜放假。我又在謝家弄批挨拿。丁丁東東。和以蘋姑的清歌。甜脆可聽。伊的嗓子。純是天籟。高下疾徐。無不中節。一種嬌婉可愛的音調。鐫到心坎裏。任你十年二十年。包管你不會忘掉。鐵靈在旁。用手拍節。他却很有意於我。極口的說我的批挨拿。

按得真好。并笑道：你們兩下的唱隨配合起來，可算珠聯璧合了。我聽他話中大有意思，唱隨這兩字更是如意的好名辭。心花頓時不由的開放，再背身向蘋姑一瞧，伊正俯首弄帶，接着鐵靈又問道：你看怎樣？我那時怎料喉管裏好像擁上一個阻礙物，緊緊的塞住，也答不出半句話來。蘋姑看我這很窘的神態，轉身微微的向我一笑，一雙笑渦是我刻骨也不會忘的。那天鐵靈留我夜飯，招待我十分殷勤，他又問我幾句話，真比打中頭彩，還要開懷。他先問我合婚沒有，和家裏的情況。那時我存有最樂觀的大希望，對答如流，比從前校裡的大考的口試還要莊重得多。先後的秩序，一些不亂，也不覺得有半點的羞澀。倒覺這時是幸福歲月畢生的起點。咧，恰巧這月裏，鐵靈接到北京的電報，說是商業上發生重大的事項，和他商量，催他赶快起程。鐵靈當下預備動身。臨行的當兒，我曾送他到車站，他在月臺握住我的手，微微的向我笑道：「淡菊，我此去不消一月的光景，你的事我已託人向令堂商妥，聽說令尊已有覆信來了。本可即刻文定，偏巧有這急電，我不得不進京一行。好在歸期很近，等我回來便再定局罷。」唉，又誰知他這一去，我的大事上便發生了阻礙。變化得奇怪，真令人不可思議。咧，我當下還在做夢，聽鐵靈的一番話，真感激他不盡。我自鐵靈走了，謝家便不常去，不是我忍心的絕伊。一因鐵靈快回來了，我們的大事便可定局。好在課堂和伊

也天天見面。又何必再到伊家走動。瞧到人家眼裏。飛短流長。自己反居嫌疑地位。倒很不雅觀的。二因鐵靈的夫人。是個大大的英雄。眼睛生在頂上。說我是窮士。一身的寒酸氣。着實難聞。有次我到他家。鐵靈恰不在家。他曾當面拿冷語奚落我一頓。此時鐵靈不在家。我去也討沒趣。反被人家說門話呢。我常聽蘋姑說。伊嫂子原是烟花出身。大烟上癮。心腸燒得焦黑。心腸一黑。手段自然辣了。對待婢女慘酷的手段。真是全沒一些人道。只是見了鐵靈。總有幾分怕懼。便是對於蘋姑。當着鐵靈的面。問媛。噓寒。十分親熱。背着鐵靈的面。便立刻換了一副面目。怎奈蘋姑有嘴。他縱狠。他却封不了。蘋姑的嘴。因此蘋姑雖飽受他無證據的惡罵。伊却能拿忍字。來做一個包涵。至那顯有傷痕的惡打。他怕。蘋姑的嘴。他却不敢。鐵靈一離得家。我便常想。一朶含苞初放的奇花。怎禁那疾風暴雨的摧殘。伊人原像一隻雛鶯。那惡罵。便是重重的打擊。那鶯兒。這般的嬌雛。怎能禁得起那重重的打擊呢。既而一想。不消一個月的光景。鐵靈便回來了。我們倆便有美滿的好結果。料他也決不敢明目張膽的欺侮伊。想到這步。我才安心些。一天我罷了課。正在教員室裏瀏覽中西的書報。一陣香風吹到。蘋姑的芳蹤。笑靨迎人的推進門來。雙手遞我一個綢巾。一個包裹。向我道。先生。今天家兄由北京託使帶來一封平安的家書。偏說那裏很忙。一月工夫。怕不能回來。真湊巧呢。說着。

伊打開那香噴噴的綢巾又道這是家兄帶來一對蠟製的蘋菓據說這蘋菓是巴黎技師的特製匠心獨造我瞧倒也是件美術品特地分送一個給先生作個書案的擺設罷了當下我瞧那蘋菓委實玲瓏可愛嘆倒又奇了好生的一對蘋菓何苦的生生的拆散他我知道了那蘋菓的嬌豔和伊兩片粉頰一般無二這件美術品完全是伊臉壳的化相伊恐怕我和伊有離別的時候勞勞的掛念伊如今只消一看那可愛的蘋菓便和親伊的粉頰一樣了伊的靈思如藕竟想得出這般絕妙的紀念品伊真是絕妙的妙人兒咧我回得家來歡喜得什麼似的特地定製一個精緻的楠木玻璃匣將那美術品罩在裏面案頭有這特色的陳設倒也非常風雅我晨夕的和伊見面拿伊比作蘋菓的兩片粉頰覺得越看越像那巴黎技師的本領真比當代畫師還要強伊的一張臉壳任你是一管生花筆描寫出來總有幾分遜色呢有天我散課回來對着一盞放綠光的孤燈心潮不定只恨度日如年壁上的日歷過懶了只肯照例的過渡不肯努力的前進何苦的和我作對那時窗外的秋聲吹得樹葉索索的響寒霜很重大有涼意默想此時的蘋菓必在溫習功課伊還穿的單薄的羅衣弱不禁風的嬌質還受得起涼嗎不然或是入夢伊全是小孩子脾氣怎知添上一重被或是一個翻身將那被兒跌掉又有誰給伊當心的蓋上呢越想越到玄境連自己都不能捉摸

不一會。正入睡夢。忽小厮遞進家嚴由安慶打來一個萬急的電報。我當時暗自吃驚。急忙拆看。只見上面明碼寫道。「父病速來」四個大字。我當下稟明家母。在校裏請了兩禮拜的假。那時心急如焚。也不及和蘋姑告別。第二天的清晨。飛也似的奔趕路程。預備到了安慶。再和蘋姑通信罷。到了那裏。家嚴的疫勢。因那醫士救護得力。已經輕鬆得多。我略略放心。才不用提心弔胆。但想蘋姑在校裏。不見我的蹤跡。必很奇怪。不知作何猜想。恐怕伊着急接連寫許多信去安慰伊。安慶上海間的郵信。非常靈便。叵奈等了多天。伊還沒有半個字的答復。我心下委實詫異。等家嚴的疫病才清。便說校裏不能多請假。便又忽忽忙忙的趕回上海。第二天到校。我照例的先展開新聞紙。忽見專電欄裏。排有「大商家謝鐵靈被刺」八個二號的大鉛字。我當時得着這青天霹靂的消息。半信半疑。驚魂不定。恰一羣同學又齊說蘋姑有多天不到校裏了。我很暗吃驚。連忙趕到伊家去探詢。連貓和狗的影跡都不見了。左右的鄰人却說。伊家得着鐵靈被害的電報。已經全家趕去奔喪了。我當時六神無主。想蘋姑必是臨時倉卒。不及給我信息。一等到了北京。料伊必有信來。但鐵靈無端的遭這慘死。和我們婚事上。大受阻礙。伊嫂又是這般的態度。鐵靈不死的當兒。他待蘋姑。還不敢怎般的殘酷。只當鐵靈是個眼中釘。如今眼中釘拔了。預卜起來。此後的歲月。蘋姑必臨大難。像

伊的柔媚脆質又怎奈如許的消磨呢我理想中未來的大幸福平白地齊成泡影成日價對那玻璃匣的蘋菓兀自的抖抖發怔入晚更是不能成夢翻來覆去整夜的休想合一合眼每夜至少要濕透兩三方的白巾印透一株鮮紅的顏色是血是淚連我自己也難辨別咧接連一個月的光景我頸子伸殭了還不見蘋姑的片字我猜想伊兄死了伊家庭必得改組一下伊定在淘汰之列伊定有那不測的變卦急急託人替我探聽消息有的說伊嫁人了有的說伊病死了這兩種不幸的消息無論探中了那一種都和我有切膚的痛苦再接連上一個月蘋姑仍舊沒有一些消息那時我才決料伊定墮了以上兩種的魔道一世沒有翻身了說也奇怪從此以後我便心灰意懶辭了校務成日價沒精打采的睡在家裏一回哭一回笑逢人便伸手哭道「你還我的寶貝」那時我自已好像失掉了一顆心那一縷的痴魂也連帶的離了軀壳只剩一具臭壳的皮囊飄飄蕩蕩毫無自主人家都說我是精神病我却信我是失心病歇了幾天我的病勢越鬧越不像樣看見無論什麼中年的婦女必要狠狠的辱罵他還質問他怎忍摧折那個好蘋菓人家被問啞口無言一個個的只當虎狼般的畏避我有時還走到附近的菓子舖裏不名一文錢看見陳列待售的蘋菓便儘多儘少的攪了就跑反說人家強占自己的寶貝他們認得我的齊說我是對鄰鄰家的新瘋子家

母看我不像樣。急着慌了。連忙打電報飛促家嚴快來。家嚴動身到家的那一天。我正獨自呆呆的癡想把腦海裏舊有的影片一張一張翻來覆去的映演。家嚴推進門來。最可笑的。我不問青紅皂白。一把揪住他老人家八字式的鬚鬚。向他哀聲的討回寶貝。家嚴冷不妨。遭這辣手。不免大吃一驚。急忙將我車送瘋人院。要求院長嚴重的看管我。唉。一顆心。便是我的寶貝。我這失心病人。偏說我是瘋病。只要立刻的取回我那顆心。渾身的血脈。一活動。我立刻便不瘋了。說我瘋的人。他自己才瘋。咧。幸而院長說我是心病。腦筋裏大約受了過猛的激刺。完全和瘋癲不同。療治他的心病。還須心藥。不然他思想過度了。他的血管怕要爆裂。那才危險呢。家嚴聽了這番話。慢慢的推想到蘋姑的身上。才明白我着火的燃料。四處託人去探訪伊的消息。終是像海底撈針。再也尋不着了。一天他們老夫妻倆。恐怕我悶出病來。忙拿一番誠懇的血性話來勸慰我。百般的譬說。越現出父母愛子的一片苦心。我那時才略略明白。蘋姑果是嫁了。伊再也不能改節的嫁我。果是死了。伊更不能復活的嫁我。想到這兩層問題。我雖略略的排除了一重魔障。但映到腦海裏五光十色的影片。便又涉了玄想。我想蘋姑嫁了。嫁的個果是如意郎君。一世的幸福。享不盡。我縱去不掉。伊倒也覺得安心。反過來。一想寸寸的柔腸。便要像那刀割了。我再想蘋姑死了。伊的勾魂票。逃不了惡魔和

病魔所攝引的伊這般的嬌質。香消玉殞的當兒。一種可慘的景象。真令人不堪逼視。我不看倒也。干淨又想到一坏黃土長埋香骨數百年後行路的人。過那殘碑荒塚。又誰知白楊衰草的底下。便辱沒了一個絕世的美人。可憐我連這荒塚的所在。便走遍天涯。還沒處尋覓呢。唉。人生幾十年的光陰。好像過眼雲烟。一任你烈轟轟。幾個豪傑。豔亭亭。幾個嬌娃。誰能逃這一死。伊雖嫁了。將來終身的結局。也漏不了這天設的圈套。伊果死了。脫離煩惱。與世無爭。倒也是個達人。我不難做那達人。只是不忍心拋棄爺和娘。仔細思來。倒不如遁跡入山。脫離塵俗。木魚貝葉。了我殘生。既對得起爺娘。又對得起蘋姑。想來想去。這真是一條兩全計劃了。定了主意。向堂上說明。他們倆老人家。怎肯放得。誰不是老淚縱橫。逼說幾句傷心的慘話。我聽了。真要一字一淚。人心是肉做的。到那反屈爺娘哀懇的地步。我良心上。受着一個重重的譴責。我真大大的不孝。這預定的大計劃。自然不忍便實行了。這年冬天。家嚴得了九江稅務的差缺。他恐怕我丟在家裏。發生什麼變故。索性將全眷帶到任所。一來我可以跟他練習練習。二來我可以附近去游玩。亦可以散愁遣悶。我那時自己毫無一絲自主的能力。一顆心和一縷魂。早已失掉。一些都沒知覺。只合任人擺佈罷了。到了任所。成日價和一羣幕友。游山玩水。把酒吟詩。有時到荒山去寫真。成日夜的不回來。有時酒後發狂。兀自

的痛哭流涕。誰不說我是狂士。我也樂得看穿塵世。逍遙自在。度那劫後的歲月。一顆心早已沈在古井裏。那有閑情管那風花雪月呢。轉眼又是明年的新正。爆竹一聲。歡騰萬戶。梨園菜館的投機營業。擁得一羣座客。那一家不是滿坑滿谷。就中一對對的儷影。瞧在我眼裏。我也不覺有什麼特殊的感想。元宵節。燈火家家。各梨園更是熱鬧非常。人家齊說競舞台新聘坤伶鄒韻玉。身輕似燕。貌美如花。伊原是十七八的妙年華。口齒清朗。表情細膩的。是一個後起之秀。一時竟轟動了各界的人士。萬人着迷。好像中了一種傳染性的毒質。還有一般無賴的文人。率了一羣小嘍囉。竟樹起一面玉轍搖唇鼓舌。朝朝的小報上。竭力的鼓吹。有一天報上「玉轍」欄裏。有一篇「陸佐雲」的投稿。無非也是鼓吹韻玉的文字。但有篇驚心觸目的奇聞。上說道：「看官呀。你曉得大名鼎鼎的鄒韻玉。伊是誰。伊便是上年北京遭暗殺大商家謝鐵靈的胞妹。也曾受過新教育。從小便配了親。後來伊丈夫死了。伊這鄒字。還是從夫家的姓。表示一種不忘的意思。直從鐵靈死了。沒人保護。伊便遭了歹人的計賣。伊才墮入苦海。現身色相。這賣藝的生涯。大非伊的本願。說起來。伊倒是「薄命花咧」。哎。陸佐雲是我多年不見的老友。此刻大約也在九江了。這奇異的消息。他從何

處覓來。我又何處去覓他的蹤跡。我到報館裏去探詢。編輯人答道。這是外界的投稿。便有通信處。

照例也不能宣佈的。唉！我生平最最不喜看髦兒戲。因那旦角全是庸脂俗粉，全沒一根雅骨。還有最難堪的，便是女孩兒家塗了黑臉兒，扭扭捏捏的學那官人模樣，看了總有幾分肉麻。記得從前有一次在上海瞧了，連隔夜飯都嘔了出來。髦兒戲場我從此便不敢涉足。這回沒法，只好破例了。當晚急忙趕到競舞台，哎！嚨！萬人瞻仰的鄒韻玉，便是我心愛癩姑的化身嗎？我當下陡上心潮，頓時覺得眼前昏黑，幾乎暈倒。略等神志清明些，不由自主的進緊一口氣，飛奔似的，一直趕到後台。那看管台口的關人，看我形狀瘋癲，恐怕肇出大禍，便猛力的攔阻我，還要送我到警察局裏去。幸而當場有位認識我的朋友，出首的雇車送我回去。我從這晚起，神經又復大亂，說話總沒倫次。第二晚瞞着家人，又偷去探望預備再圖闖進後台的計劃。咦！怎料競舞台門口鄒韻玉三個煌煌金字的大頭牌，再也尋不着了一羣空勞往返的玉迷。誰不人人掃興齊稱詫異？我自後迷離恍隨時的覺得天旋地轉，昏沈沈的一些都沒生趣。一天在市上，正自納悶，咦！巧極了！對面來的正是陸佐雲。我急邀他回去細談，一個明白。我那時的舌根不知怎的忽然僵硬，說話很不自主。正待動問，佐雲已先和我說道：九江新出一件奇聞，你要聽嗎？我當下以為這個奇聞恰出在韻玉失蹤的當兒，必和伊有點關係，急嚷道：說說！佐雲歎了口氣道：武人當國，炎勢薰天，那萬人迷的鄒韻玉可憐。

竟被他的勢力圈活活的攬去了。我聽了大吃一驚。急道：「快說下去。」佐雲道：「我有個親戚。現在某武人幕下做個僚友。這事的始末。我却很詳細的。鄒韻玉也是江南人氏。伊的哥哥。就是去年北京被炸的那個姓謝的大商家。伊哥哥死了。沒人保護伊。竟遭那惡嫂子的辣手。竟將伊賣到青樓裏。韻玉是個守身如玉的好女子。怎肯幹這下賤的勾當。七十烏金錢的交換品。原想靠伊發一注大財。怎料這交換品。竟是個泥塑的美人。怎能換得半文錢。七十烏便輾轉的將伊賣到富成班裏學戲。小妮子伶俐聰明。不上半年。居然倖成這個大名。偏那某武人是個色中的餓鬼。瞧着韻玉的豔影。饑涎欲滴。便想將伊攬來做一個玩具。唉。如今的世界。只要有錢。別說是攬一個人。便是殺一個人。只要錢神能夠幫助。便不費半點吹灰之力了。」淡菊道：「我再來問你。我聽見友人的傳述。才知一年前。你在江南。挹秀女校。謀得一個教席。聲說鄒韻玉也在挹秀裏讀過書。伊原姓謝。淡菊道：「你可記得。挹秀女校有姓謝的女孩子嗎？」伊原道：「是一肚的好文才。紅顏命薄。遭這般的摧折。青青者天。真是殘忍已極。」韻玉在梨園的時候。我那親戚。曾託人向韻玉寫柄小扇。落筆娟秀。清雅絕倫。伊却寫首流行的新體詩。我還略略記得幾句道：「飄落天涯。一朵墮溷的落花。零落到誰家。怨只怨命兒真。差最難堪的是重重影事亂如麻。借那梨園歌舞說不盡的辛酸。都憑枕畔拋盡淚花。」這首詩雖

不見好。但伊字裏行間自然淒慘。我聽罷這一番話。却才決定了蘋姑的劫史。頓時面色慘阻。五內俱崩。那一腔血淚。又兀自的像開了自來水龍頭。滴滴的不住。滿懷的心事。再也忍不住了。才原原本本和佐雲盡情的訴說。佐雲聽了。只管長歎道。世界沒有公理了。第三天的晚上。佐雲慌慌忙忙的特地趕到我處。給我一個可慘的死信。才知某武人嫌蘋姑太不柔順。厭了。逼着伊走。伊自憤失身的可恥。可憐。便萌了短見。竟甘心。和那芙蓉仙主結了個千古的不解緣。某武人殘暴性成。解什麼憐香惜玉。伊死了。他只當死了一隻貓和狗。閣府裏却鴉雀無聲。只當沒有這一回事。當日還將蘋姑的隨身什物。燃着一把無情火。燒個淨淨。滅盡痕跡。免得人家談論。我那親戚。當時曾在火場上。檢着遺照。畫裏真真呼之欲出。今天我特地轉贈給你。做個傷心的遺物罷。佐雲說着。便在身畔掏出一張照片。唉。一朵鮮豔的奇花。如今只剩得這廝渺的影相。任是我千呼萬喚。伊總不會開半句口。可憐。可憐。這便是絕代美人下場頭的遺念麼。如今蘋姑一死。伊便完了一世。伊只管長眠。永遠不會再受別人的欺侮。我將伊有了付託。我倒也還安心。幾年前過去。的成績。只當做場大夢。這張照片。我却拿伊從前親織的一個照框。緊緊的裹住。掛在玻璃匣的旁邊。這兩件寶貝。我拿他當作幻夢裏的奇景。唉。我究竟還剩具臭壳的皮囊。我非太上。怎能忘情。只瞧一對可慘的紀念精神。

上總不免要受痛苦咧。第二年的夏天。九江時疫流行。不料家嚴和家母。一堆都罹這個大劫。我推心泣血。抱恨終天。那年秋天。便盤桓南歸。雪上加霜。更加一層痛苦。唉。從今後。我又變作沒有父母的孤兒了。自後我昏昏懨懨。萬念都灰。劫後餘生。便連那原有天倫的樂趣。也要遭那天妬。我這遭遇。真可算悲慘到極頂了。我索性永抱一個獨身的主義。懺悔懺悔。一生的罪過。有時和人家交談起來。指鹿爲馬。說話總沒倫次。這也是神經的作用。人家却又齊說我有精神病。我又向人辯不了。撇眼的五年光陰。離合悲歡的奇劇一幕。又是一幕。光怪陸離。真令人眼光撩亂一場的結果。只剩得我舉目無親。形單影只。的一個孤身漢。白給那萬惡的魔鬼。擰着笑臉。笑我。默咧。唉。

老友聽完這篇斷腸史。早已濕透了一塊白巾。一對淚人兒。臉兒對臉兒的歎氣。這神態倒也好看。無意間我仰起頭來一瞧。只見壁上的芳影。容光慘淡。好像兀自的傷心。再瞧玻璃匣裏和畫裏。粉紅的蘋菓。正被那陽光的映照。一閃一閃的放出光來。反射在碧紗窗上。好像映出一大抹的鮮紅血呢。

▲綠天紅笑

赤羽

隨員涉閱外交多歷年所各國宴會余多與焉積之久則厭自生以爲奔走趨承於貴婦之前不如靜居一室口雪茄而手小說之爲樂也然職守所在亦不能不出而週旋藉探外交消息

吾國公使之女公子天生麗質交際社會中早有美人之譽是夕浼余導之游覽宮中余則別有會心藉此行而左右望以求吾所欲見之人無何遙見一姣好女子亭亭玉立與兩貴婦對談審視之卽爲余所欲得見之人乃前而鞠躬爲禮曰公主乎別來無恙公主笑逐顏開出其纖纖玉手余力握之公主操法語曰葛君尙在羅馬耶聞君已赴般恩人言洵不足信矣余笑曰下走爲外交界備員行蹤固無定者時適惹王駕至公主前與爲禮旣而復返謂余曰儂雖久未涉足羅馬然往事猶未忘於胸臆也余曰吾儕乘自由車如御風而行馳騁於亞明樂大道公主尙憶之否公主巧笑倩兮隨責余曰儂以一公主資格而與英使隨員同游此何等事而可以高聲縱談耶苟入於屬垣之耳者吾王族之名譽掃地矣余曰聞公主將與路易親王結褵確否公主曰此言來自何許余曰已忘之矣公主曰烏有先生之談耳儂今有一要事深恐播揚於外日前儂在俄京遇一法國美少年其爲人愚不可及以儂爲世界上之唯一美婦人而鍾愛於儂余卽接言曰下走亦曾爲此等愚人

公主續言曰其表示於儂之愛情亦非僞爲者此時余微視公主覺被亦深愛此愚人公主又曰君

爲儂之熱友故對於君直言無隱但君須爲儂隱之余曰公主有命下走曷敢弗從公主曰君母
止儂將進與爲禮請從此別後會有期言畢翩然遂去

余方凝思頃聞公主之言正忘形間忽覺有人自後挽余之衣顧視之則爲比國公使隨員資符君
余之莫逆交也資符君細語余曰意將聯英以抗法君亦聞此消息否余驚曰未之聞也若然則三國
聯盟瓦解矣資符君曰頃接比京來電亦作是言殆非謠詠矣余亟進謁我國公使密以此事告之公
使變色曰我輩墮入術中矣但意王頗器重君君其圖之事成則歐洲太平之局可以保持非然者
我國在地中海之勢力從此去矣否則法蘭西開戰耳今夕吾已致電外部詳告一切矣

是夕之會法公使獨先去奧公使則就密室與德公使晤談無何宮中人已知之殆遍各國外交界
中人物莫不斂其其笑容而有憂色一若皎月當空忽爲浮雲所蔽者蓋人人心目中戰禍且起四
字橫亘其間各國公使各運其敏捷之手腕以爭勝於外交舞台手段稍欠靈敏國家卽蒙其不利
外交洵奇幻哉

翌晨余方緩步康莊藉吸清新空氣俄見寶馬香車如電掣風馳而至端坐車中者卽公主也見余
色喜立止其車而下余趨前與語公主操英語謂余曰儂之此行專誠拜訪邂逅相遇何其巧也君

於午後二句鐘請進儂於聖彼得寺該處當無有識儂面者余曰謹從尊命公主嫣然一笑命御者復揚鞭而馳轉瞬而芳蹤杳矣

余步返使署則見公使懷喪異常彼曾曾謁意王王亦憂惶失措豈公使進呈之意見書爲人所竊去耶然書固依然在案是真解人難索矣公使囑余密偵其底蘊以圖補救之策然頭緒茫然從何下手正苦心焦慮猛憶公主午後二句鐘之約急趨車赴聖彼得寺既至公主已亭立樹旁青紗幕面隱約見其灰白之色若有重憂公主與余握手畢發吻懇切言曰儂方在患難中深望君一爲援手儂偶失檢致羅斯禍君聞之必將見責或且怒儂然儂之爲此其過不盡屬於儂特在知交必能爲儂守秘余曰誓爲公主秘之公主曰儂一生之缺憾在生於帝王家假使儂爲平民之女則婚嫁自由無所牽拘今惟貴爲公主乃竟有人強儂以路易爲夫造物不仁奪情何酷余曰公主不愛路易耶公主曰儂所愛者爲法國人名畢谷字飛廉巴黎某銀行之主人也余正色曰公主何爲若是公主曰不特此也儂初遇彼時賈名爲花盛今儂之真姓名竟爲彼所知可奈何其小影在此請君觀之言已出一小影示余余一見卽驚駭不已知公主果在患難中矣

公主曰彼今雖匿儂後亦來羅馬三日前儂曾於鐵父里見之余曰是卽公主所謂失策者耶公主

曰。婦女之會晤。意中人原不得視之。爲失策。儂之所謂失策者。曾授以數紙文書。倘不幸入他人之手。儂其殆矣。余曰。公主欲下走向其人。取回此數紙文書耶。公主曰。此何待言。設不能歸。趙蒙其害者。豈獨儂一人。余曰。設不得者。其貽害將達至若何程度。公主不肯言。但云。君若取得而讀之。自能明瞭。此數紙文書中。尤以儂於前星期六日所授與彼者爲尤。至要。君其切記之。其人今已赴立維樂。未知其潛蹤何所耳。君能記憶其狀貌乎。須儂更以其小影示君。否。余曰。無須下走。必有以副公主之願望。公主曰。君其竭力圖之。儂之生死於君此行卜之矣。余曰。下走必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今夕當卽遣赴立維樂。言次。視公主神不守舍。吐氣如絲。余以溫婉之語多方慰藉之。始相握別。將出門。返顧公主。見其俯伏神前。乞靈默佑。祈禱之聲如泣如訴。余幾爲之淚下。

是夕。余遂往立維樂訪覓。若人蹤跡。偶於博場中見一美少年。冠服整潔。儀表甚都。其人爲誰。卽前二。余所相識之賴佐治也。願曩時落拓不堪。今則翩然若豪華子。其人工於熒惑婦女。彼持善揣女子心理者。故恆能博取女子之歡心。觀其表面固一溫厚君子。設非余已知其底蘊者。又安知其卽爲熒惑公主之畢谷耶。余恐面目爲其所見。立出外以避之。繼卽發電於公主。授以機宜。畢谷茫然不知。余以廣佈陷井。未幾巴黎旅邸之侍者奔告。余謂賴佐治已赴聖里馬蓋畢谷寓巴黎旅邸。

余先賂其侍者故以其行止奔告於余也。余聞畢谷已去中心匿笑。即附汽車赴聖里馬入皇家旅邸。命侍者授一名刺。畢谷侍者旋出。引余入內。見畢谷方細閱余所投之公主名刺。其中有文曰：儂適因事阻以故未能踐約而來。請與投刺之人接洽。畢谷一見余面色驟變。皇遽言曰：來者乃汝耶。公主遣汝來何故。余曰：取回數紙文書而已。畢谷諉言無此文書。余笑曰：趣以書來。則已汝其試思。此地爲法蘭西境。歟。抑意大利境。歟。倘再閱五分鐘。不將文書交出。警吏將有以處之矣。畢谷聞言大驚失色。彼始悟身入意境。已墮入術中。蓋畢谷初在法境之立維樂。余故令公主誘之。至意境之聖里馬。彼亦爲美人所迷惑而不自知也。畢谷猶豫久之。始啓篋。出銀匣。將匣內文書數紙授余。余檢視一過。曰：尙有一書。係公主於前星期六日自基陵南宮所發者。畢曰：無之。再三爭持。彼堅言無有。余詣窗前欲召警吏。畢谷猛將片紙投火爐中。余急向爐攫出紙。已半燼。畢谷尙來爭奪。余猛推之。納半燼之紙於囊中。所謂畢谷曰：中夜有汽車。汝其附之以返法。倘再逗留。斯士則戈公約島之獄門將開。以待君矣。獄中現有多人。皆貴國之偵探。君如入此。當不寂寞。畢谷瞠目視余。余戲與之道別。而出立返羅馬。見公主。公主見余白衣中出文書。喜極欲狂。絮絮與余道及此中關係。余若不其了然者。公半詫曰：君豈未將此文書一讀耶。余曰：未蒙公主准許。下走何敢擅自披讀。

公主曰此時日畢讀之余披讀一過乃曰內容如此無惑乎公主之生死以之也

公主徐徐言曰畢谷自稱爲巴黎銀行主人儂初信彼且愛彼彼云儂若以政治之要件與之則彼可藉此致富若各國邦交有變則彼能恃以購取各國之國債票云後余主叔父辦事室見案頭有貴國公使之意見書遂抄錄一通以與之不料釀成此絕大之危機也余曰法與意素相猜忌而與英積不相能英國謀與意締結密約以解散三國聯盟此何等事而可洩之於法耶畢谷得公主書將以售諸法蘭西政府而法意之邦交裂戰雲將起矣公主向余懇切道謝即歸謁意王自承其罪意王以其尙知愧悔即赦宥之以余有大勳勞賜頭等寶星余事後偵知畢谷果欲以公主所授之文書售諸法政府索值二萬五千佛郎儂居立維樂以待命幸法政府治事殊欠機敏閱十日尙未成議否則公主殆矣公主遇此挫折後即改其豪放疎狂之性惟終不肯以路易爲夫焉（却酬）

滑稽問答

張泉聲

什麼路是人人怕走的

死路。

什麼火是保險行裏不保的

心火。

那一種戲不是人看的

鬼戲。

紅豆飄零記

那一種店是專為死人開的。棺材店。

那一座山游玩不得的。尖刀山。

那一種手生不得人身上的。弄手。

那一個帽子是死人的兒子戴的。風涼帽。

那一種光人人見了要逃走的。耳光。

什麼鐘是響不得的。火鐘。

那一種房子住不得的。巡捕房。

那一種兒子人家養不得的。叫化子。

那一種鬼不怕人的。賭鬼。酒鬼。煙鬼。

那一種學問是學不得的。逃學。

那一種賣買是萬萬做不得的。賣國。

●紅豆飄零記

紹虞

是篇為余友鬱鬱生舊作。載之某報。僅數百言。即中輟。因襲其意成篇。書中主人亦紹虞友也。故

能無遠鬱鬱生意嗟夫白楊衰草碧血長埋紅顏淪落中原泱莽逝者如斯來日大難何堪後死
濡筆溯記不禁涕流。

甲寅紹虞走鷄林就沈君蓮治之召。蟄居於松花江沿之「拉哈蘇蘇」拉地荒蕪可與交往者寡。沈君宅臨江岸四野曠無比鄰。北地苦寒深秋積雪如山阜日惟擁爐讀書或一凭窗領略靜境覺此孤寂饒含天趣大地興衰衆生苦樂舉皆不足闌入。

一日郵車來余得函凡四二爲朋輩慰藉之辭一爲四弟蜀生書一則鬱鬱生寄自日本東京也書中述亡命者之狀況及革命事業之宜速次則謂芝田應北京政府之命返國且將有所謀並附以贈別詩示余。

余冥思北京政府何以中途召芝田返國而不令畢其業芝田又何以應其召而不拒豈欲拒而不能耶抑利其機而故應之耶就函中「將有所謀」一語似以次者爲近雖然不易言也以芝田平昔決非能令彼執政者信而不疑國家歲糜巨帑養才苟無瑕何至輟其學且黨中新創謀益艱辛敏銳如芝田何孟浪乃爾。

無何馬君少卿自滬寓書云芝田返國在鄂被捕又數日鬱鬱生書來悉芝田已就義其婦桐卿以

身殉桐卿致訣別書於鬱鬱生勉以努力前途且贅及不識寓址之紹虞斯時也百脈怒張心焉如擣哀感之餘如錢塘潮汐盪渤不已

西儒謂人類受猛烈激刺其腦系恆生迴想如光學中之折鏡余自得是耗惘惘終日是夜朔風怒號震撼山谷簷頭冰柱時墮地作丁東聲布被不溫棹燈昏黑輾轉牀褥往事不覺注到心頭矣憶余識芝田之始爲壬子孟夏君時任鄂軍混成第二旅旅長中山先生遊鄂鄂人歡迎於八旗會館與會者約萬人君部爲衛士時軍紀蕩弛而其部獨肅敬謹嚴故心焉慕之鬱鬱生爲君總角交余因而與之游久益親敬弗已蓋其天性純篤遇人誠摯有春風風人之樂也

君祁氏漢之沔陽人家小康幼失怙倚伯叔兄姊以活其族以布世業伯衰失明執一家之政者爲其季父季父猶狠虐視孤姪嘗以履借昂而令君跣足踏雪卒業於高小學即使之持籌供賤役時方徵兵君應役以狀貌偉岸得與選然年纔十七耳君入伍恆以暇習文字爲小詩箋楚楚可誦會黨人集武漢謀有以亡清室君與焉以誠默任一標之長辛亥之役率同志百餘人爲前鋒與馮國璋部遇於劉家廟後方援絕部勒殲焉君傷腹流血映衣自若也南北和議成君以都督府參謀出任旅長治軍明肅有志者咸歸之故所部綱紀爲鄂軍冠

君夫人桐卿與君爲中表行太夫人未幾之前訂焉慧美能文肄業省立女子高小學每試冠其曹
千子夏結褵於鄂垣余亦與賀歸而嘆其珠玉交輝盲婚得此誠天緣也

君勇於任而篤於情既傷國事之非又慮後繼無才加以庫空如洗民疲若瘁一省養廉至十數萬
學校因而廢弛民生亦以凋蔽乃自請解甲求學朋輩諫之弗聽去國之夕餞於黃鶴樓頭君以著
才待治勉同人座有傷時者起而歌君夫人桐卿鼓琴其聲哀越激楚動人嗚呼孰知此筵竟成易
水耶

癸丑之役留東同志多以暑假歸國有所圖君止上海時鄂中失敗黨人咸集於是因勸君勿返漢
會克強潰於金陵駐寧之第八師多湘籍愧受指摘衡陽何海鳴據白下海鳴憐於袁軍威日以
飲酒聽留聲機爲事軍務委之細小雜蕪不可名狀馬君少卿梁君鍾漢馳書來召寓滬之知軍者
君遂與同志二十六人偕行至甯衆推任第一師參謀長君自請率尖兵禦敵雨花台天保城咸有
其戰跡焉會以大勢去乃走滬嘆曰國人習於苟安奸梟施其權詐孤城苦戰徒死健兒於事胡補
當君之赴甯也桐嫂留寓洋涇浜橋之湘益公棧余與鬱鬱生則居於靜安寺路相距幾十里君行
時囊僅餘番佛三久遂質以度日篋中皆單衣無何盡矣桐嫂自君去之第三日卽來余寓探詢時

烽火連天。鴻魚早絕。又不敢以實對。乃詭告之。曰。事甚順利。芝田哥亦平安。昨晚書來。且屬轉告。嫂氏間或言有人白寧來云。城中頗安靜。滬報所載不盡實也。後桐嫂見余語。恆如此。忽索來書。乃以他人攜去對桐嫂。強笑曰。弟誑我耳。次日仍來寓。如故曰。我知弟等厭煩瑣矣。亦心知弟言爲慰藉。語然耳。鼓一日不接。此無聊之慰藉。則心忡忡。若有失。嗟天。余誠癩矣。

一日桐嫂來着敝衣。攜綢遮面。頰氣盛望而知。冒驕陽步行者。余異詢之。曰。步行三日矣。今日行稍急。故頰盛耳。余曰。嫂奈何儉尅。若是桐嫂。訥訥不能語。余悟贈金二十餅。桐嫂曰。步行可以健體。無妨也。鬱鬱生曰。芝田哥與紹虞親愛若弟。昆嫂何爲拒之。耶。乃受而不謝。

八月金陵再陷。余與鬱鬱生先後走東瀛。時過芝田寓。相與論國事。鬱鬱生主消極。芝田主猛進。余則折衷。主待時。芝田嗤余怯。曰。時勢者人爲也。待時欺世語耳。弟以豪健自喜。奈何一敗而頽喪若此。仲冬余將去。鷄林芝田飲余於神田之維新館。酒酣。余起爲詞。大意貫澈。余待時之旨。勗朋輩求爲將來計。勿輕犯險。徒傷黨中元氣。芝田雖唯唯。然窺其意。似以余言爲迂闊者。余行。芝田送至車驛。始猶彼此強笑爲歡。繼而一聲河滿。余淚潄潄矣。識緯家言。人生如夢。故其未來必先有所示。其然豈其然乎。

凌晨作書報鬱鬱生詞及芝田桐嫂身後嘸以哭芝田詩三章稿佚今憶其一

西擊胡龍志未酬。東來警報滿瀛洲。纔經海外傷心別。又向江亭哭舊遊。黃鶴聲嘶歌舞地。碧波

淘盡古今愁。天寒易水人何在。贏得丹心貫斗牛。

月餘得復書則云桐卿不死。先是芝田還鄂抵埠卽被逮訊時爲質者留東同學姜某也。君憤語侵堂上時黎元洪去鄂繼之者爲段祺瑞金永炎者鄂人都督府參謀長也。附袁取榮治黨人以殘酷稱怒芝田強項主斃之以示威段以金爲黎氏舊僚且鄂人所見必有據遂鎗殺芝田及其他二人。臨刑時萎頓無人形蓋桎梏月餘杖八次矣。然神智清明猶侃侃論國事嗚呼鋤國家之精英購一己之虛榮是可忍孰不可忍。

君被逮禁家人省視桐卿典衣飾賄獄吏始得晤然每見恆對泣不能成一語久之芝田忽拒不見曰男兒死耳卿來徒亂心曲桐卿香奩約可千金坐是殆盡芝田就義後不得棺陳屍於野三日桐卿走汚陽求助於其季父不見泣於兄舍一晝夜睫腫如胡桃兄斥之戶外曰敗家子死且遲矣今得免族誅乃祖若宗福尙能寢以木而檢以衣耶。

桐卿返漢無所措守芝田屍泣刑人哀之不索費而措以資始得殮既葬投尼菴爲決別書數通從

容○自○縊○以○殉○卒○爲○尼○僧○見○救○之○得○不○死○今○仍○寓○止○焉○

余○得○書○復○詢○桐○卿○寓○址○久○久○不○報○後○得○他○友○函○悉○鬱○鬱○生○任○黨○中○交○通○駐○漢○皋○以○袁○政○府○防○檢○嚴○甚○故○不○敢○輕○致○書○札○然○余○以○有○鬱○鬱○生○在○桐○卿○當○不○患○無○以○爲○活○孰○知○天○下○事○竟○有○大○謬○不○然○者○

丙○辰○余○歸○自○俄○寓○書○鬱○鬱○生○詢○近○狀○兼○及○桐○卿○得○復○扎○略○云○弟○身○處○荆○棘○刻○不○自○保○桐○嫂○食○蕨○無○山○望○夫○有○石○此○中○委○曲○非○筆○墨○所○能○達○亦○非○筆○墨○所○忍○達○也○

此○一○陞○謎○令○人○悶○煞○謂○鬱○鬱○生○無○力○耶○方○掌○一○黨○交○通○重○任○謂○鬱○鬱○生○有○力○耶○何○至○一○寡○嫂○之○不○克○贖○謂○桐○卿○不○慣○孤○獨○耶○其○誠○潛○靜○淑○溢○於○四○體○謂○鬱○鬱○生○薄○誼○耶○其○敦○厚○貞○良○爲○吾○深○信○反○復○思○量○如○墮○五○里○霧○中○

會○鬱○鬱○生○自○漢○來○滬○卸○裝○甫○竣○卽○來○余○寓○故○人○久○別○相○見○彌○親○剪○燭○烹○茶○不○啻○共○話○巴○山○夜○雨○矣○綿○綿○永○夕○所○談○半○爲○桐○嫂○之○去○來○今○三○者○當○桐○嫂○決○絕○殉○情○時○苟○得○洞○明○其○身○世○者○成○其○志○而○葬○其○軀○豈○非○快○刀○斷○亂○麻○種○種○精○神○肉○體○痛○苦○皆○可○消○滅○盡○淨○耶○乃○天○不○見○憐○舉○人○世○悲○苦○辛○酸○之○境○咸○加○於○此○孤○獨○無○告○之○弱○女○子○彼○蒼○殘○酷○誠○烈○於○洪○水○猛○獸○矣○

桐○嫂○寄○居○尼○菴○日○以○澣○洗○針○織○爲○活○蓋○偵○者○處○伺○其○側○不○便○離○亦○不○敢○離○也○久○之○有○鄰○人○來○憐○其○狀○

走告芝田季父及長兄咸遣屏斥母家故清貧兄質於陝不歸者一年矣其嫂爲小家女迎母婦居於室慮桐嫂僭居不利於私蓄亦拒不納以桐之伶仃孤弱何堪遇此荼毒膚裂心碎吾知更有甚於夜台泉下也。

鬱鬱生奉黨中命駐漢知桐嫂孤苦無告常輾轉致慰並濟以貲同事多輕薄少年因之恆以調言相侵繼而桐嫂一書來致謝且約晤於某地衆遂執爲辭鬱鬱生與辯弗勝遂以遠嫌故不敢應召嗚呼吾國社會「人惡」陋習幾成第二天性欲其日趨文明是何異緣木求魚耶

余聞鬱鬱生言頗責其無勇致桐嫂墜於無告之深淵鬱淵生曰胡云不知社會制裁甚於律例衆口鑠金市謠成虎吾所濟者桐嫂肉體之安樂耳天然精神之痛苦則加重矣權其輕重寧舍之而不顧也。

青春少婦近斯奇難昊天有知亦當悲世道之崎嶇嘆生物爲不幸也且貞節爲違反人道之極則久羈苦海何以終日故爲桐嫂設想似以再醮爲脫離此萬惡社會迫壓之第一妙策思之思之無有過於此者乃決計以余與鬱鬱生名致函桐嫂委婉道達其意後得復函略云兩弟厚意感且無量所示關於名節甚大容緩奪之惟居停匪人急思遷地同志中如有可寄跡者祈爲設法嗟夫名

節。虛。榮。賢。者。不。免。然。數。千。年。積。俗。誠。非。一。日。一。人。所。能。打。破。也。

吳君某。籍。襄。陽。芝。田。同。學。友。人。亦。以。黨。事。陷。獄。其。夫。人。誓。効。子。寓。武。昌。余。與。鬱。鬱。生。乃。介。紹。桐。嫂。附。寓。其。家。且。濟。以。飲。食。之。貨。雖。然。蒼。蒼。者。天。余。與。鬱。鬱。生。能。久。久。安。居。其。下。耶。一。日。晚。余。飲。於。楊。某。宅。楊。婦。故。長。舌。好。論。人。閨。閻。言。多。詭。僞。盪。以。其。一。時。客。感。之。喜。怒。爲。激。語。忽。及。桐。嫂。楊。婦。與。桐。嫂。固。同。學。桐。嫂。好。誇。勝。楊。婦。憾。之。久。矣。遂。謗。桐。嫂。不。貞。鬱。鬱。生。之。晤。約。卽。其。鐵。證。也。余。辯。楊。婦。戟。手。相。爭。衆。譁。然。逐。之。

是。夜。余。不。寐。侵。晨。走。鬱。鬱。生。寓。告。之。生。曰。遭。逢。僅。一。次。又。非。身。受。且。若。此。今。而。後。知。兄。遠。嫌。非。得。已。也。余。曰。排。衆。難。而。獨。任。之。兄。意。若。何。鬱。鬱。生。曰。勢。不。能。也。力。亦。不。能。也。奈。何。余。廢。然。而。返。

孟。冬。余。客。北。京。有。客。投。刺。求。見。曰。「祁。仲。芳」。後。晤。則。稱。爲。芝。田。之。仲。兄。來。京。謀。請。恤。語。次。頗。示。求。援。意。余。慨。諾。之。詢。桐。嫂。近。狀。則。曰。迎。居。沔。陽。矣。余。欣。然。爲。之。說。項。卒。得。照。少。將。陣。亡。例。議。恤。發。表。後。詢。之。不。遇。蓋。已。乘。車。返。漢。余。深。詫。之。

季。冬。余。晤。鬱。鬱。生。於。津。門。談。及。是。事。始。悉。「祁。仲。芳」。卽。斥。桐。嫂。於。戶。外。之。惡。館。且。謂。自。得。恤。金。後。慮。

桐。嫂。分。其。貨。恆。以。甘。言。詆。桐。嫂。令。其。再。離。不。聽。則。桐。嚇。之。又。日。引。惡。少。至。其。寓。洪。飲。達。旦。居。停。不。堪。

其。日。下。海。客。何。矣。
余怒極。齒震。思凌晨返漢。面披惡。僮雙頰。以洩心頭積憤。晚京寓。轉來函件一束。則桐嫂寓書在焉。書云。

紹弟青鑒。東京握別。轉瞬三年。歲月蹉跎。人世滄桑。嫂以未亡之身。備歷艱險。承諸昆弟推屋烏之惠澤。及孤寡感激。厚德曷可言宣。惟遭家不造。伶仃是恤。上無期親。見蔽下無尺童。應門女子。感歷世壓制之惡習。逢水旱頻仍之秋。謀生不易。獨立無倚。愛死者之情深。恨生者之薄。德芝田在世。遇人皆厚。奈何報及未亡人者。若是之虐。且酷耶。西人謂情爲定質。此心不死。有如皎日。證之今日。敢自信矣。惟四面楚歌。杯弓可畏。餓死事小。誠不能存在於廿世紀。然此身堅潔。亦不願見污於僮鄙。嗟夫。使無淨慈之見救。無以至今日。吳梅村曰。「再來不值半文錢」已矣。復何言。

此頌

撰祺諸維

亮察不宣

嫂桐卿謹啓

書存行篋年餘其結束如何不可考也聞之鄉人云桐嫂已再醮長江之某商輪大副唐人詩曰「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余知桐嫂讀之必掩卷而泣嗚呼傷矣

▲睇嚮齋秘錄

陳澂一

王鐵珊(瑚)昔以牧令累官至監司。所如有聲入民國。隱居珂鄉。其時馮河間督畿輔。遇雄縣缺出。雄縣劇邑也。衝繁難治。頗欲物色上材。久無當意者。幕客某曰。王瑚勤儉樸實。治行夙著。以之承乏。當不讓龔。逐之宰渤海。虞詡之令朝歌也。河間頷首。立電招之。既至。會譙於督署。河間舉觴起敬曰。公直人。予亦直人。惟直人性情。素耳。公賢能。欲屈爲百里。俾他邑奉爲楷模。正所謂割雞用牛刀也。公僮不以冒瀆尊嚴爲罪。俯允所請。豈獨雄民之福。抑且直省之幸。王對曰。共和初創。建設萬端。執政者宜羅致維新之士。知事乃親民之官。瑚老朽。弗克勝任。內務司長劉仲魯(若曾)撻言曰。以公之才德。治直隸一省而有餘。分白分之一。治雄縣足矣。河間縱之曰。仲魯之言。不翅自吾口出。公不允。固無如之何。願公素愛桑梓。公僕之責。亮所樂從。不知果有動於衷否。王無言。河間認爲默許。卽時揭曉。不獲已。隻身之官。任事甫三月。百廢俱舉。蒞任之期在夏杪。

寒或得病。則吾民皇無。王笑曰。予固窮。衣篋中尙有青布羔皮一襲。遂取之。不
便。更置一襲。又躊躇未決。諸君雅意良可感。予亦不復游豫矣。某曰。如此。明朝送緞裘一襲。至。王
曰。予生平慣穿麤布。不用綢緞。埋應自製。安敢煩諸君。某復曰。吾儕受治宇下。目覩縣長衣履不
周。焉能坐視。實告公。已飭匠趕製。明日竣工矣。越日。一人持藍布羊皮袍一件。至。王堅不肯受。卒
由縣議會議決。作地方墊款。俟官俸項下扣除。乃許焉。此民國初元事也。

濼一曰。余聞人言。王宰雄邑。人咸稱鐵老。備極尊崇。公頗廉介。自矢。俸給外。不苟取毫髮。而月入
百金。實不敷用。遂致乏資。添置衣履。邑人感其誠。爲墊款製衣禦寒。亦官場一段佳話也。

黃涵之（慶瀾）於光宣間與伊通齊耀珊同官鄂渚。頗相善。耀珊被命長浙江。慶瀾方憔悴海上。
遂薦爲甌海道尹。瑞安係舊溫州府屬之一縣。今被轄於甌海道者也。閩人李瑞年。固錢塘老吏。
奉檄權斯缺。受事不滿百日。被撤任。有謂李爲官雖不合時宜。然敢抑何太速耶。先是李因禁烟
選舉諸問題與地方紳民不睦。憤而乞假旬日。臥不理事。以電達省道。省電令道查核辦理。慶瀾
得電大怒曰。省長道尹皆縣知事長官。李某既以情達省。而道竟無隻字。毋乃藐視吾耶。不効能
之。吾且夕具去。立下令委代。一面電省。謂李某病重。不能視事。已先委員代理。乞以代者改爲署。

或另委幹員接替。李接報。駭且憤。莫審何罪。卽解印綬去。旋知乞假電抵道。道尹方濡滯省垣。及歸。辦事者未將此電呈閱。省電到。又恐負疏忽罪。率隱匿不發。嗣後李笑語人曰。吾與道尹無緣。與某道尹之椽屬有孽。

今航空署長潘丹廷渠。檀畢業日本上官學校。既歸國。值項城練兵北洋。得選爲營官。擢統帶。既而隨徐東海之瀋陽。晉統領。錫良趙爾巽前後督東三省。并稱其和易穩慎。堤防重寄。洵爲後起之秀。丹庭平日頗醜酣蒲。一擲千金無靳惜。然從不誤公事。一日方聚同僚門麻雀牌於官廨。丹庭爲莊。東風碰出。龍鳳碰出手。九索五索各一對。待和。侍者忽高呼曰。大帥有要事傳見。與馬已伺候於門矣。丹庭卽推牌而起曰。這回不算。整肅衣冠。策騎如飛而去。同局三人賭牌。驚且喜。同聲曰。統領宣言不算。吾儕都幸免矣。摯友某。常客潘幕。謂丹庭有時因人數不足。或不能成局。往往強拉椽屬作陪。先鄭重聲明曰。贏則懷之。輸則記賬。久之。竟有毛遂自薦者。

滇人爲余言。唐繼堯督滇八載。功過不必論。而擁資已逾千萬矣。雲南督署距某山咫尺。登高瞻視。若在目前。山爲某巨賈所有。堪輿家以其作龍頭形。謂不逾十年。當有帝王興。有詰之者曰。共

和國。烏有皇帝。詎非妄言胡說耶。曰。君主民主。皆國之元首。中華民國之總統。民主也。一國之元

首也。民主與君主同係神聖。不可侵犯。質言之。無論何人。苟卜葬斯土。其子孫必有殊極位者。請

聞於繼堯。大喜。情人商主者。願以巨資購此山。主者初不許。終以其勢力不可抗。允讓割其半。繼堯謀於堪輿家。堪輿家正色曰。龍頭剖分爲二。兩家各得一半。面是彼此。未蒙福而禍且及門矣。繼堯信之。施盡巧計。始獲全璧。於是自督署起建築馬路以通此山。平坦浩蕩。直長十里。左右樹木叢蔚。電燈瑩朗。見者咋舌。前歲其祖及婦相繼歿。皆營穴於是。既葬。某官諛唐曰。上將尊庚未四十。離總統法定年齡尙遠。堪輿家所斷。白不爽一。此言亦必應驗。他日上將榮膺元首之選。高居白宮。不知猶憶及故人否。繼堯微笑曰。什樣總統不總統。還是高歌一齣好戲罷。蓋某善模仿英秀聲調也。

●戰場情影

逆旅客

二生同校。後甲偵知乙實女兒身。遂互訂愛盟。甲歐游五載。女堅守不嫁。太平洋與島國之風雲起。甲歸國從軍。女投身爲看護婦。某役陳被囚。女出奇計脫險。功成引退。終老林泉。

右僅六十九字。演爲爲長篇。可得二十節。一同校。二窺破。三訂盟。四歐游。五勸嫁。六拒婚。七開。八歸國。九密聚。十私遁。十一從軍。十二伴征。十三被囚。十四奇計。十五脫險。十六破敵。十七

和約。十八凱旋。十九結婚。二十歸隱。長夏炎炎。驕陽肆虐。偶閱三十八期禮拜六。見天虛我生先生所作短篇。愛其語短情長。仿其體例。成茲一篇。續貂之誚。知所不免也。（却酬）

▲拈花微笑錄

鈍根

甬商名流虞洽卿氏。鑒於日本人取引所之顛倒華商。慨然有上海交易所之創。當時旅滬西人。翕然稱之。美國密勒氏評論報。獎助尤力。第華人視之。初不注意。無人肯爲其所謂經紀人者。虞氏四出延攬。始得抑鬱無聊者若干輩。勉承其乏。僅繳低值之公債面票二千元爲保證金。及後營業發達。經紀人多以白手獲資數十萬。於是商界爭相涎羨。交易所股票價乃飛漲。逾票面值幾十餘倍。然滬商界中堅分子較有遠識者。已竊竊慮佳運之不長。會今年五六月間。交易所股票跌價。此中當局者。思弄手段維持。而苦乏現資。乃別出奇計。創辦信託公司。藉以吸收現金。初擬仿美國例集股百萬。旋因他家聞風效尤。一時並起。互以資本雄厚相誇尙。股本額增至千五百萬。至低者亦八百萬矣。先是甬商經營某某信託公司。現金之存於紹興人錢莊者。提取幾盡。紹人大恐。遂亦發起某某信託公司。以爲補救。而紹幫之銀行錢莊。亦得代收信託公司股款。每

家數十萬矣。此等公司之股本。皆號稱由發起人認足。局外人惑其虛聲。爭求附股。發起人乃故

拾其價出讓十二元五角之票面有拾至三十元者發起人於一星期中有獲資十餘萬者一時
滬人若發狂癩。無不思爲信託公司發起人。有平日負微名者。必被邀爲發起人。被舉爲董事長
或董事。以資號召。股本則由他股東之有財而無名者代任之。於是有以一窮人而身兼數家資
本千餘萬之大公司之董事者。亦從古未聞之怪事也。既而市上之信託熱稍退。一般作發財夢
者。仍移轉其目光以辦交易所。一時交易所之新創者。倏然數十家。發起人之流品乃愈雜。有典
衣鬻物。僅得百金。充墊籌備費。換得發起人頭銜。空言認股數百股。私自抬價讓售於人。以獵厚
利者。故此類發起人。並無真爲交易所股東之志願之能力。僅圖於股票轟漲時期。僥倖發財。若
交易所開幕以後之營業如何。更非若輩所計及也。商界道德墮落至此。吾今而後。不復能以亡
國之罪專屬之執政諸公矣。聞人言。黃任之先生之夫人。曾受夜市交易所贈股二百股。羣羨其
得厚利。任之先生聞之。乃大怒。立命夫人以股份捐入職業教育社。任之先生此舉。求之今日名
流中。不可多得。

●一鳴驚人之一半月

一個月來「半月」兩字已傳遍人口有許多人等不及出版先來打聽內容我就把第一期約略說說至遲陰曆中秋日好出版了封面畫之光的一歐化女子用最精美的三色版印成代價要百元左右人人看了歡喜 銅版畫 曼陀的美人畫是最新傑作外面沒有見過用嫩色精印價值之高更不消說 短篇小說 天笑的「再會」涵秋的「綠沈韻語」瘦鵬的「耳上金環」紅燕的「紅淚」小青的「自由女子」(東方福爾摩斯探案)最特別的是問題小說「父子歎夫婦歎」內中包着一個問題要讀者讀了解決另闢博物館專記精美古寶并附圖由袁寒雲先生主任 長篇小說 海上說夢人的「臘粉殘脂錄」碧梧的「雙雄鬥智記」都是一等一的有趣作品 小品雜作名目多不能一起寫出來 讀者要預定麼趕快趁出版以前免得出版後賣完了沒處買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外埠郵匯郵票不收郵費加一) 代定處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附白「半月」因成本關係出版後每份須售大洋三角出版以前預定全年半年者仍作二角算

徵求廣告 「半月」頗注重於廣告除已自向諸大商店接洽外并徵求各界代為兜攬佣金特別從優如自問確有把握能兜得五家以上之廣告者請于每日五時至六時至三馬路申報館與周瘦鵬接洽

第十一章 部分的成功

那晚九點一刻的時候。我們兩人從申江旅館裏動身。僱了一輛馬車。一直往怡和碼頭上船。我在馬車裏的時候。要想乘機問問霍桑。究竟那接洽的匪徒是不是就是那隔房的北邊客人。並且此番上船之後。怎樣動手。怎樣捕匪。也得預先商議一下。不料我正想開口。忽而霍桑用他的臂肘在我的脊下抵了幾下。似乎叫我不作聲。我不解其故。向他瞧瞧。他把嘴唇向那車夫的背後一撇。似乎說道。車夫也許是拐匪的同黨。應得謹慎。少言為妙。我只得閉口無言。然心裏抱著種種疑團。一時不能解釋。甚覺納悶。默想我們上船之後。用怎樣的方法捕匪。實是一大問題。因據我所知。凡行客一經登船。船主便有保護的權力。若不是正式出票拘捕。斷不能擅自拿人。况那所說的大順丸。諒必是日本公司的交涉。起來更難講情理。雖然霍桑對我說過。一切手續都已準備好了。但他在旅館裏的時候。和我離開的時候。不多。况且他又處處防露破綻。一個身體既沒有身分的奇術。又怎能佈置周到。因此他雖教我放心。我却總放心不下。但這時又不便究問。祇能聽其自然。等到到船之後。臨機應變罷了。不一會。馬車已到船埠。霍桑付了車費。便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扶我上船。

那時船梯上面。上上下下。很是鬧熱。有許多人。見了我們。都停足注目。忽有一人。和霍桑擦肩而過。霍桑却毫不在意。但把扶我的一手。伸入衣袋裏去。摸了一摸。還自上船。一登甲板。便向一個茶房。問三號房艙在那裏。那茶房向霍桑上下端相了一回。纔答道。三號房艙。早已有有人定去了。你姓什麼。霍桑應道。我姓趙。名金壽。方纔有一位姓費的朋友。約我到三號艙裏來的。茶房一聽。連連點頭道。對了。對了。這房艙本是姓費的定的。既然是他約你來的。你可隨我來。說着。便回身引導。一直走到三號艙裏。艙中却空無一人。霍桑引我進了艙。瞧瞧時計。時已十點鐘了。我暗想。時候已到。爲什麼不見人來。莫非又有什麼意外的變端不成。既而一想。事機既已成熟。我們又沒有露過破綻。諒必不致於再有變卦。因又聯想到匪徒。既來我們。又怎樣下手。以勢揣度。這輩惡匪。平日既橫行不法。此番捕拿。當然也不肯安然就縛。那麼他們船上的同黨。不知共有多少。我們兩人。能否勝任。此時也正難說。我一人。正是兀坐閒想。霍桑却一眼不霎的。注在艙房的門口。似乎專等待匪黨進來。這時已十點半鐘。尙不見動靜。我不免有些驚駭。深恐真有什麼變端。我心中一動此念。雖然沒有開口。面上的神色。不覺已流露出來。霍桑一回頭。似已覺得我的意念。立即向我搖頭示意。教我不必憂慮。正在這個當兒。忽見艙門的門鈕。陡的轉動了。一下。接着艙門開處。走進三個人來。爲首一

個身材短小。一進門來。便向霍桑點了點頭。又返身向第二人低聲說了幾句。那第二人穿着羊皮的袍褂。瞧他神氣。似乎他的地位比較同來的二人高些。更瞧末後的一人。好似曾經相識過的。定神一想。便記起來了。原來那人就是那天冒充了王僕到我們寓所裏探聽口氣的人。此番重遇。我們雖已改裝。不知他還能辨識與否。我在一瞥之間。把那三人約略觀察了一下。却不見我期望中的黑鬚太漢。心中不無有些詫異。但這時已不暇多想。隨即低沉了頭。一手放近腰旁。以備決裂的時候。可以立刻取槍。忽聞霍桑開言說道。費先生。我們已等候好久了。剛纔我已向內人說明。我因有些要事。今晚來不及動身。故而只得相煩先生。請你先將內人帶往漢口。我遲擱一二日就來。至於途中一切。總望隨時照顧。日後我自當重謝你的。那短小身材的便很婉和的應道。那是小事。敢不效勞。敢問就是這位嫂夫人麼。說著。着覺得三個人的目光。同時都注在我的面上。我因暗自思忖道。此刻你們還瞧不清楚咧。再等一回。你們也許可以認識我的真相了。既而霍桑立起身來。走到那姓費的面前。彼此附耳交談。我不知他門說些什麼。諒必就爲着交價的事。一會兒。果見那穿皮袍的人從衣袋裏摸出一卷鈔票來。交給霍桑。霍桑仍不慌不忙的一一點過。忽抬頭低聲道。這裏是三百。怎麼短了一百元了。那穿皮袍的冷冷的答道。朋友。你別不知足咧。若使按貨論價。恐怕

還○值○不○到○三○百○五○十○元○現○在○請○你○將○就○些○罷○霍○桑○忽○自○失○聲○笑○道○很○好○很○好○就○是○這○個○數○目○也○儘○够○
 我○的○費○用○忽○又○喚○我○道○包○朗○你○少○停○可○開○一○個○清○賬○這○一○次○的○費○用○一○共○多○少○餘○多○的○錢○我○們○還○
 可○把○他○捐○給○義○務○學○校○呢○一○面○說○着○一○面○使○把○紙○幣○放○入○袋○中○我○知○道○即○刻○要○決○裂○了○就○抬○起○頭○來○
 一○手○伸○入○腰○裏○握○住○了○槍○柄○專○待○霍○桑○發○動○這○時○那○三○個○匪○徒○聽○了○霍○桑○的○說○話○似○乎○都○莫○名○其○妙○
 正○當○他○們○面○面○相○覷○的○時○候○驀○見○霍○桑○順○着○放○納○紙○幣○的○手○在○衣○囊○中○取○出○三○付○鐵○鎊○望○桌○子○上○一○
 丟○鏘○然○一○響○三○個○人○都○頓○時○變○色○霍○桑○把○假○髮○和○眼○鏡○齊○去○了○把○臉○色○一○沈○厲○聲○道○你○們○這○班○匪○徒○
 幹○得○好○事○今○天○却○是○你○們○罪○惡○貫○盈○的○日○子○到○了○這○話○一○發○那○冒○充○王○僕○的○人○陡○的○驚○呼○道○呀○你○可○
 就○是○東○方○福○爾○摩○斯○麼○霍○桑○忙○應○道○豈○敢○我○們○曾○經○有○一○面○之○緣○你○的○記○憶○力○倒○還○不○弱○說○着○立○刻○
 取○出○一○把○手○鎗○又○急○忙○走○到○槍○房○門○口○把○背○貼○在○門○上○似○乎○防○他○們○奪○門○而○逃○這○時○我○已○將○手○槍○注○
 着○三○人○瞧○瞧○他○們○的○形○狀○兩○個○人○在○那○裏○顛○着○獨○有○那○穿○皮○袍○的○人○還○很○鎮○定○似○的○睜○着○一○雙○怪○眼○
 向○霍○桑○道○霍○桑○你○果○真○有○這○膽○量○我○很○佩○服○你○但○你○也○得○審○慎○一○些○你○這○樣○裝○腔○做○勢○只○能○欺○騙○鄉○
 愚○難○道○想○哄○嚇○我○們○不○成○霍○桑○道○這○是○什○麼○話○你○想○我○此○刻○不○能○捕○拿○你○們○麼○那○人○道○你○既○知○道○這○
 層○可○也○用○不○到○我○多○話○現○在○請○你○把○那○桌○子○上○可○憎○的○東○西○收○拾○好○了○快○些○登○岸○罷○霍○桑○冷○笑○道○你○

不必說夢話。咧。須知我來捕拿你們。早已領了捕房的正式拘票。在這裏了。那人還硬着嘴道。這又有什麼用處。老實告訴你。拘票的權力。只限於岸上。一到了甲板上面。便成廢紙。還請你快些走罷。霍桑從袋裏摸出一張紙來。大聲道。你不必多嚼囉。咧。請你自己瞧罷。這票上已有船主簽字。你道我還沒權捕你們麼。又向我道。包朗。你且把這三八照顧着。他們如果不肯安分。你儘管開槍。我一口答應。立起身來。把槍口向三人注着。這時那穿皮袍的人。臉上也不由的泛白。三個人都現着驚慌的顏色。却又不敢擅動。而霍桑一轉自己。已開了船門。忽聽得一聲呼嘯。似乎他預先約了助手。此刻便發號招呼他們。那呼嘯的聲響。一連發了三次。霍桑就回身進來。正在這時。猛見那穿皮袍的一人。略一俯身。忽從他的皮袍底下。摸出一件亮閃閃的東西。接着舉起那件東西。乘着霍桑進艙的時候。要想猛力下刺。我這時瞧的很清。覺得情勢已急。不能多所顧忌。正當他舉刀下刺的時候。立即扳動槍機。放射一槍。這一彈。幸而中在他的腿部。那人慘呼一聲。頓時仆倒在地。仆時那刀也失手落在地上。沒有傷及霍桑。這時其餘的二人。也想乘機暴動。幸虧霍桑已一躍而進。舉槍凝注他們。他們纔不敢妄動。頃刻間。又有三個人。走進艙來。我瞧他們的神氣。便知都是捕房偵探。霍桑便指揮他們道。你們姑先把這兩個人鑄着。偵探們依言取了桌上的梏具。先將兩個人鑄了。霍桑

又指臥在地上的。一人道。這。人。雖。有。些。微。傷。但。不。甚。厲。害。你。們。可。把。他。扶。起。一。同。送。入。捕。房。旋。又。回。頭。向。我。道。包。朗。這。一。件。案。子。現。在。總。算。已。告。一。個。段。落。我。們。可。回。寓。咧。

● 禮 拜 六 編 輯 部 啓 事

投 稿 諸 君 鑒 承

賜 尊 稿 凡 爲 佳 作 敝 處 終 必 登 載 幸

釋 遠 注 再 以 後

寄 稿 請 勿 於 函 面 書 鈍 根 瘦 鵠 等 名 俾 與 私 函 有 別 如 非 投 稿 而 爲 私 人 問 候 之 書 則 仍 標 明 鈍 根 或 瘦 鵠 之 名 爲 要

鈍 根 瘦 鵠 敬 啓

● 瘦 鵠 啓 事

瘦 鵠 現 擬 遷 居 需 兩 幢 屋 一 宅 以 陰 曆 九 月 初 一 起 租 租 價 每 月 約 二 十 元 至 三 十 元 滿 意 者 可 酌 加 讀 者 諸 君 中 如 有 自 置 之 產 出 租 或 有 餘 屋 分 租 者 請 投 函 西 門 黃 家 關 瘦 鵠 寄 廬

說小情寫 來上麻兒些着燕

夜 李樹快 李君愛 吳振國 沈尚德 金
 慶臨 范石口 許一鏡 徐牛梅 許梅庭
 張會我 孫秋林 程曉嵐 程小宵 葉小鳳 趙君賢
 馮國征 馮鳳士 劉雲舫 劉雲公 顧錫一 謝美
 琪 丁佩 彭光宇 楊清雲 謝之光 (海
 外雜誌記者) 王一之 (奧國) 江小鶴 (法國) 傅慶長
 (美國)

其書為常熟吳雙熱先生所著先
 生懷江郎生花之筆其陸雲錦繡
 之胸故其所著作無不風流瀟灑
 芳馨如蘭是著尤為先生精心結
 撰超元得意之作纏綿悱惻香氣
 襲人洵是副哀感頑豔之目眩豔
 體言情小說中之傑構也每部一
 冊定價洋三角 外埠函購郵票
 九五代現 寄費加一成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發行所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理事編輯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分售處
 各大書局

小 說 週 刊	每 一 期 半 角	每 一 期 二 角	每 一 期 三 角	每 一 期 四 角	每 一 期 五 角	每 一 期 六 角	每 一 期 七 角	每 一 期 八 角	每 一 期 九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	-----------------------	-----------------------	-----------------------	-----------------------	-----------------------	-----------------------	-----------------------	-----------------------	-----------------------	-----------------------

外埠如欲定購者先交足郵費郵費空函恕不奉理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一分
 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三分歐美各國加郵費四分

週 刊	每 一 期 六 角	每 一 期 七 角	每 一 期 八 角	每 一 期 九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每 一 期 一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一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每 一 期 二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二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每 一 期 三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三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每 一 期 四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四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每 一 期 五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五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每 一 期 六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六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每 一 期 七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七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每 一 期 八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八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每 一 期 九 元 一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二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三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四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五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六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七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八 角	每 一 期 九 元 九 角	每 一 期 十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禮拜六發售第二屆定書券

本館所編小說週刊禮拜六自一百零一期續出以來。規定每半年（即廿五期）一定。現已出至一百二十期。第一屆定書限度（即一百零一期至一百二十五期）已將滿期。所有第二屆（即一百廿六期至一百五十期）定書。自即日起。續行開定。惟現在紙墨工料。均較夏前昂貴。不得不稍增代價。原定每份每半年（即廿五期）定費兩元。今每份增加兩角。郵費在外。血本所關。諒高明者當不以識為量。鑄錄也。

再本館為優待續定諸君起見。凡執有第一百零一期至一百廿五期之定單者。照原定定費。每份仍酌洋二元。以示優先。

又本館為酬答介紹人雅意。凡愛讀禮拜六諸君。介紹其親友定閱本書。滿十份者。本館特贈一份。其介紹之十份。如不能一次交足。儘可陸續分交。（譬如第一次介紹一份。第二次二份。第三次四份。第四次二份。則本館即于第四次收到定費發給定單時。另贈介紹人定單一紙。計書一份。照付

費。書者一律按副寄書。惟每次定書時。須聲明某君介紹。某君定閱。並須註明介紹人姓名。